

人生大智慧

The Wisdom of Life

让成长永无止境

良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B821
632
Z:1

让成长永无止境

人生大智慧

The Wisdom of Life　（第一卷）

任柏良 /主编　李树葳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3 0435 6469 3



(吉)新登字 01 号

人生大智慧

主　　编	任柏良	编　　者	李树葳
责任编辑	吴兰萍	封面设计	王晓庆
责任校对	张玉斌	版式设计	杨利伟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远流图文工作室(电话:024－22931003)
印 刷 者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85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676－7/B·124
定　　价　12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卷首语

在世纪之交的浮躁里，充斥着功利与喧嚣，矫情与煽情。人们的视野日益偏狭，只容得下机械的操作、肉体的逸乐和无谓的争逐。

你，可曾困惑，可曾探索——

生命的真义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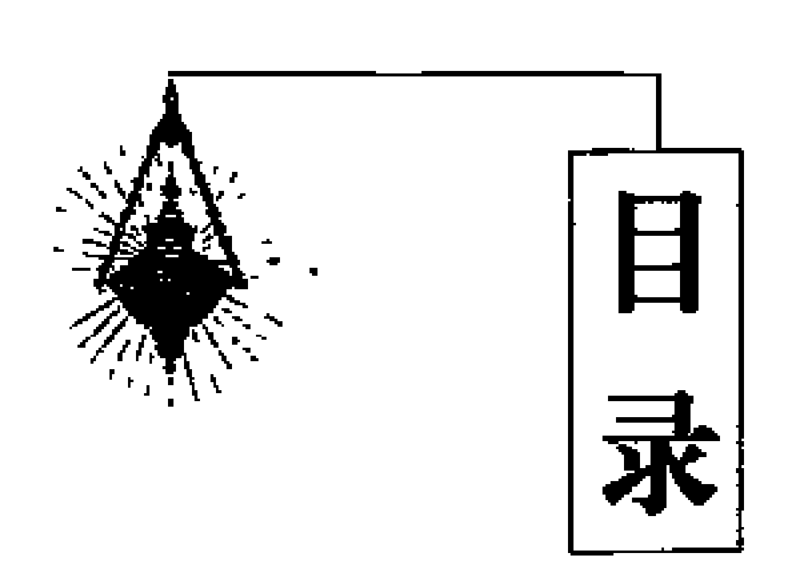
怎样的未来在近处徘徊?在远方等待?

当我们仰视，就会发现那来自高处的智慧之光。

于是，我们有了指引。


CHINA





目录

让成长永无止境



用生命表达一切


CHINA



阿芙罗狄忒之花



让成长永无止境

真正的美德犹如河流，越深越无声。

——哈利法克斯



致青年朋友

〔法〕安德烈·莫洛亚

切忌急躁。财富和名利时起时落，我希望你们多遇到些障碍，多经历些斗争。斗争能锤炼你们的意志。等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你们就会像暴风雨冲击下的礁石一样坚强粗犷。世间的困苦将雕琢你们的精神。你们将成为性格坚强的人。面对舆论的浪潮，你们能报之一笑。人在年轻时，觉得一切都很可怕。最初遭到的挫折，如同挑战。人性的阴暗面令我们恐惧。在与人世间残酷的抗争中，你们应当建立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建立一个可以抵御重型炮弹和恶语中伤的隐蔽处。一个心境平和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不论是迫害，还是诽谤，都不能削弱他内心深处思想的壁垒。

对待爱情要严肃，但不要将它看得太重要。少年时



代，女人们的琐碎、轻佻、谎言和残酷会使男孩震惊。不过，你们应当明白，这些表现她们天性的举止，虽然都是真的，但却只是些表面现象。观察她们要像观察大海一样：大海的表面虽然变化无常，然而，对于那些热爱大海，真心想了解大海的人来说，它是个可靠的朋友。去那些轻易委身于人的女人后面，寻找那些迟疑不肯表露柔情和给予信任的腼腆的灵魂。向你认为值得爱的女子表示你的忠贞吧。不要羡慕那个浪漫的诗人堂·璜，我很了解他，堂·璜是世界上最不幸、最不安、最软弱的人。

对任何事情都要忠贞不渝、始终如一。我知道，在事情被搞糟时，人总是爱灰心泄气，愿意寻找另外的女人、另外的朋友，在另一个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不要走这条表面上看来容易的路。在某些情况下，对不幸的双方而言，新的选择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将现有的爱之舟修补好。能够在同自己一起成长和战斗的人中间死去，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最后，你们要谦逊，有胆略。爱情、思维、工作、领



导，所有这一切都是困难的。在尘世生活中，你们永远不可能把它们中间的任何一项完成得与你少年时所梦想的那样圆满。尽管这些很困难，可是，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你们之前，无数代人都完成了这些工作，而且，不管怎样，他们都通过了两个黑暗的沙漠，找到了那有限的生命之光。你们还有什么害怕的呢?你们所扮演的角色是短暂的，观众也同你们一样并不是长生不老的。

智慧隽语

不要羡慕那个浪漫的诗人堂·璜，我很了解他，堂·璜是世界上最不幸、最不安、最软弱的人。



谦冲自牧

〔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要善于正确看待自己的优缺点。无论人家怎样夸奖你，你都要明白，你还远不是尽善尽美的人。你要懂得，人们赞扬你，多半是要求你这样进行自我教育：如果人家赞扬你，你就得考虑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如果你不再进行自我锻炼和自我教育——那就是一种自高自大的表现。

学习是你品格表现的最重要领域。一个人的谦逊品德总是取决于他对自己精神条件的认识与自己所做的努力相符合的程度。谦逊是你生活理想形成过程中很重要的东西。你应当正确看待自己，冷静地估计自己能做些什么，在对未来提出主张和计划的时候，你越是谦虚，为克服困难和达到似乎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时，你身上表现出来的毅力就越大。



凡是能够谦逊地估计自己能力的人，在掌握知识时都会获得很大的成就。

谦虚是爱好劳动、尽心竭力、坚定顽强的亲姊妹。夸夸其谈的人从来不是勤奋的劳动者。脑力劳动是一种需要非常实际、非常清醒、非常认真的劳动，而这一切又构成谦逊的品德——谦逊好像是天平，人用它可以测出自己的分量。傲慢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这是现代人常见的通病，它往往表现在：把对于某复杂事物的模糊的、肤浅的、表面的印象当作知识。

做一个谦逊的人——就是说要做一个对别人的微小缺点宽宏大量的人，假如这些缺点并不能对社会构成危险的话。要是每个人对别人严格要求时都以这条规则为准绳，要是每个人不但善于要求别人，而且善于不去注意别人的小缺点，善于体谅、宽容，那么，人们的生活就会轻松得多——我们每个人是这样，整个社会也是这样。许多不幸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很多人只对别人要求严格，而对自己则不然，即所谓严以待人，宽以律己。正因为这样，生活



中才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冲突、家庭悲剧，也因此出现了不幸的儿童。

人们称谦逊为一切美德的皇冠，因为它将自觉的纪律、天职、义务以及意志的自由和谐地融汇到一起。一个谦逊的人如果将自己身上一切值得赞扬的东西都看作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那么他就会将纪律当作真正的自由，并且为之努力奋斗。

智慧箴语

人们称谦逊为一切美德的皇冠，因为它将自觉的纪律、天职、义务以及意志的自由和谐地融汇到一起。



待己则诚

〔印度〕克利希那穆尔提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思考的方法以及为什么要思考某些特定的事物；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生活的背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艺术、宗教和你的国家、邻居以及你自己有某些特定的信念，那么，你怎么能够真正地思考任何事物呢?如果不知道你自己的背景，不知道你自己思想的实质以及这思想来自何处，那么，你的探究的确是完全无益的，你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意义。

在我们能够弄清楚生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战争、国家的对抗、冲突以及整个这一切意谓着什么以前，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难道不是吗?这听起来是如此简单，但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审视自己，了解自己是怎样思考的，必须特别地警惕。当人对自己的思想、反应和感情的复杂性开



始有越来越多的警惕时，他才开始有一种更大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是针对自己，而且针对那些与自己发生联系的人。认识自己就是从行为中研究自己，而这种行为就是社会关系。

困难对于我们是如此迫切，我们想要生活，想要达到一种目的，以致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场合给自己研究、观察的机会。或者在维持生计、教养孩子这些各种各样的劳作中承担着义务，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中担当某些职责，在不同的方面我们有如此多的责任，以致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自我反省，去观察，去研究。因此，忽略的责任实际上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你也许能漫步于整个世界，但最终必须回到你自身。而且，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自己，所以要清楚地了解我们的思想、感情与行为的过程是极端困难的。

认识自己越多，就会越清楚：自我认识是没有尽头的，你不会达到一种完成，也不会得到一个结论，它是一条无尽头的长河。随着人对自身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的逐



渐深入，人才能获得安宁。只有当内心是安宁的——这种安宁只能通过自我认识而不是通过强加给自我的约束而获得，只有处身于安宁与静默之中，真实才能出现。只有到那时，你才能有巨大的幸福，有创造性的行为。没有这种认识与经验，仅仅读一些书，参加一些谈话，作一些演讲，我觉得是很幼稚的，它们只是一些行为，而没有更多的意义。反之，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自己，并因此带来富有创造性的幸福和对一些精神性事物的体验，那么，也许会使与我们直接有关的社会关系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改变。

智慧隽语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反应和感情的复杂性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警惕时，他才开始有一种更大的认识。



判断力

〔法〕蒙 田

哲学的考察与反省只是好奇心的素材。哲学家正确地将我们交给自然规律，可是这些规律却与崇高事物的知识毫无共同之处。哲学家歪曲它们，往自然的脸上涂抹浓墨艳彩，使她面目全非。对一个不变的主题，怎么有那么多不同的肖像呢？自然赐予我们走路的脚，也赐予我们生活的智慧。这种智慧当然不如哲学家创造的智慧那么敏锐、健全，那么令人惊叹，却相当简单而有益，只要有什么要求，它都能妥善完成，每个人都十分幸运地懂得如何简捷正确地、自然而然地运用它。一个人对自然的依赖越单纯，就越明智。一个精明脑袋枕着的枕头不论多么柔软，多么令人惬意，多么益于健康，也只能是愚昧无知，索然无味的。



我想通过自我研究了解自己，而不愿通过阅读西塞罗了解自己。经验告诉我，假如我是个杰出的学者，我的发现足以使我聪明。一个人，只要想想过去发怒时的暴躁，想想激动怎样使自己误入歧途，他就会看到自己那时的丑态比亚里士多德更甚，就会设想一个正直的人对此是如何深恶痛绝。一个人，只要回忆一下他曾遭受的苦难和威胁，回忆一下毫无价值的琐事怎样使他四处奔逃，他就会做好准备，应付未来发生的变化，推测即将遇到的境况。

我们真正所需的一切，主要将由自己告诉自己。如果一个人记得他有多少次判断失误，却从此不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岂不是愚蠢透顶吗?我发现，如果别人论证出我错了，我从他提出的新的事实和我在这一点上的无知中——这是一个小的收获——不如从我的弱点和不可信赖的理解中获得的那么多。由此出发，我开始了一种整体的改造。对其他错误也是如此。经由这种方式，我的生活获益匪浅。我不认为人类和个人是我的绊脚石，我学会怀疑每一步，力图调整它们。知道某人说过或做过蠢事算不了什么，必须懂得，人只是傻瓜，这才是更全面、更重要的教



训。

我的记忆经常失误，即便在记忆最为自信的时候。这种失误对我并非毫无裨益。现在这记忆徒劳地向我担保，我仍然向它微微地摇头。对记忆提出的最初异议使我产生怀疑，再不敢将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它，也不敢在其他人的事情上为它作保。倘若不是因为健忘，不是因为别人缺乏真诚，我将始终从别人嘴里接受真理，而不是依靠自己。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真切地了解情感造成的后果及影响，他就能预料其来临，稍微抑制轻率的冒进。

智慧隽语

我不认为人类和个人是我的绊脚石，我学会怀疑每一步，力图调整它们。



梦

［英］考德威尔

为什么在梦中我们会允许自己去干一些在真实生活中我们耻于做的事呢?有两个因素的结合促成了梦中的道德松弛状况。人的遗传原型不但原始，而且兽性十足，所以意识的发展在本质上是外界的加工塑造，是对完整原木的雕刻。意识开始时是自我意识，是将自身与环境区分开来。但仅此还不能保障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意识相对立的，是纯本能的。只有当自我意识回归到环境，并通过经验给自身打上环境的印记时，它才意识到现实，意识到“他性”。这是一个社会过程。

婴儿对环境产生兴趣并通过能动的经验了解环境，从而渐渐地有了意识。因为婴儿是通过语言和社会活动推进这一过程的，所以他对现实的经验是丰富繁杂的。睡眠具



有内倾性，在梦中，环境渐渐消失，大部分现实世界也随之消失。我们趋于回到童年的内倾和幼儿自我意识初萌的状态。那时的“我”是一切，而外界只是朦胧的混沌。这不仅解释了梦何以常常重演往事，稚气十足，而且解释了对梦的分析为什么能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幼儿期经历的影响。当我们睡觉时，我们的面孔就变得孩子气起来。由于同样的原因，母亲、回到子宫、乱伦以及其他种种弗洛伊德提出的为人熟知的童年主题在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此外，虽然梦中的“我”十分重要，却是小的自我，因为社会生活是人实现自身的手段。梦中的“我”就像梦中的世界，只是部分地被社会化了。梦双重地脱离现实——既脱离外部现实也脱离内在现实。它并不与两方面完全断绝关系，但关系是松弛的。

依据梦境推演生活而不考虑两者的区别是错误的。这区别在于环境在生活中所起的更为积极的作用，而被人们有意识地感知理解的环境则是一种社会产物。我们生来只是遗传原型，是本能的动物。我们渐渐变得自觉，同时由



于与环境相互作用，我们的本能产生适应性变化，这变化决定了我们幼年的意识，以及我们幼年的希望、渴求和目标。我们成长的过程，就是意识日渐丰富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幼稚的愿望更进一步地适应着环境。成年意识并不由我们婴幼期的意识决定，正如我们的意识不是由我们天生的遗传原型所决定一样。其中的差别取决于经验的差别，而经验的基础是由于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环境进一步渗透人我们的意识。我们生活了，因而发生改变。

智慧隽语

人的遗传原型不但原始，而且兽性十足，所以意识的发展在本质上是外界的加工塑造，是对完整原木的雕刻。



内在动机

〔美〕理查德·泰勒

凡做事不由自主的人，既没有罪过，也没有功德。不管用他自身的原因还是用他身外的原因来解释他的行为；不管用肉体的原因还是用所谓“精神”的原因来说明他的行为，也不管这些原因是近因还是远因，这都无关紧要。我是男人而非女人，对此，我并不负有责任。因而，对于我具备男性特点的气质、欲望、意图和理想，我也不负有责任。从来没有人问我这一切是否应该加于我的身上。同样地，有盗窃癖的人无法自制地从事偷盗；长期嗜酒的人不能自拔地一再破戒。甚至，有时候英雄的死亡也是出于不能自已的勇敢冲动。虽然这些行为的因素就存在于这些人自身之中，但是，这并未减少它们的强制性，而且它们的牺牲品也从未情愿受制于这些强制性因素。



说这些因素是强制性的，只是说它们强制人们行动，而说它们强制人们行动，只是说它们是人们这样行动的原因。因为，一件事物的原因一旦已产生，那结果就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而按照决定论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有原因的，没有任何一件事物能够不成为它现在的状态。

也许有人会想，盗窃癖患者和酒鬼并非不可避免地要到这个地步，在另一种场合，他们也许不至于如此堕落，因此他们的结局也许可以比现在好一点。或者有人会想，英雄也可能表现得不好，结果成为懦夫。但是，这种想法只是表明思想者不愿深入了解促使上述这些人成为某种人的因素。由于我们已经发现他们的行为是由他们的内在动机引起的，所以我们不免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行为的内在动机?进而，我们还要问，造成这些内在动机的原因的原因又是什么?——如此追溯，以至无穷。

凭我们关于过去的那些零碎知识和肤浅理解，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恰在此时此地产生了这个贼、这个酒鬼和这个英雄。但是，我们不应该根据我们知



识的模糊性和肤浅性去想像自然本身也是一样的模糊。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始终是确定的，根本没有不明确的界限。大自然永远注定要把它已经创造的东西提供给人们，而不管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起源了解得多么浅薄。因此，任何现存事物，还有任何人及其行为的终极责任，只能归于万事万物的第一因(如果确有这样一个第一因的话)，否则，这个终极责任根本无处归属(如果不存在第一因的话)。

智慧身语

大自然永远注定要把它已经创造的东西提供给人们，而不管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起源可能了解得多么浅薄。



责任的失落

〔美〕爱因·兰德

大多数人不顾条件地追求欲望，这就如同目标处于模糊的真空中，迷雾遮住了手段的概念。他们只在意识中不断重复“我希望”，然后停留在那里，等待着，似乎将一切都交给了某种未知的力量。

他们所逃避的是一种判断社会的责任。他们将世界看成是既定的。“对世界我无所作为”是这些人的基本态度，他们无条件地调整自己，以适应那些有所作为者的要求，而不管他们是谁。但是，自卑和自傲是同一心理状态的两个方面。这种心理自愿地、盲目地将自己置于别人的摆布之下，并有使别人成为自己主人的要求。

这种精神性自卑有许多显示的途径。例如，一个人想



富裕，但从来也不考虑寻求什么手段、行动和条件来获得财富。他把自己当作什么?一个对世界无所作为的人，而且，也没有人会给他好运。

一个女孩，希望有人爱她，但她不去思索爱是什么，爱需要什么价值，以及她是否具有被爱的德性。她把自己看成什么呢?她觉得爱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喜欢，所以，她仅仅渴望爱，如果她得不到爱，她就会认为有人剥夺了她所拥有的爱。

一对父母，遭受了很深的痛苦，因为他们的儿子(女儿)不爱他们。但同时，这对父母又漠视、反对或企图损害他们子女的信仰、价值和目标，从来也不试图理解子女。对这个世界他们无所作为，也不敢挑战，事实上，他们不懂，孩子对父母的爱应是自发的。

有一个人，想找工作，但从来不考虑去工作需要什么本领，以及怎样才能做好工作。他把自己看成什么?他对世界无所作为。有人欠他什么?欠多少?一点。



我认识一位欧洲建筑家，一天，他谈起去波多黎各岛的旅游。他以非常轻蔑的态度评论波多黎各岛人的居住条件。然后，他描述了使当地人享受现代居住设施的想法，包括拥有电冰箱和贴有瓷砖的浴室。我问："谁会买得起?"他似乎受到了伤害，用几乎发怒的语调说："噢，这不是我应操心的!建筑家的任务是设计建筑，让其他人去考虑钱的问题吧。"正是这种心理导致了"社会改革"、"福利国家"、"高尚试验"以及世界的沦丧。

对自己利益和生活责任的失落，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人的生活和利益责任的失落，即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提供欲望满足的人。

智慧隽语

他们只在意识中不断重复"我希望"，然后停留在那里，等待着，似乎将一切都交给了某种未知的力量。



德行的嫁妆

〔英〕休　谟

当一个人反省内心，发现那些最骚乱的激情都已经变为正确的、和谐的，发现各种刺耳的杂音都已经从迷人的音乐中消失，那该是何等的欣慰！假如说沉思是如此可爱，即使就其单调的美而言；假如说它夺人心魄，即使它最美好的形式对我们并不适合。那么，道德美的效果又将如何？当它装饰我们的心灵，成为我们反思和努力的结果之时，它又将具有怎样的影响？

德行的酬劳在哪里？我们常常为它付出生命和幸福的代价，大自然又为这种重大的牺牲提供了什么作为报答？哦，大地之子啊，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位圣洁女王的尊贵吗？当你们目睹她迷人的丰姿和纯正的光辉时，莫非还真的想要一份嫁妆吗？不过我们要知道，大自然对人类的弱点一向是宽



容谅解的。她从来不会让她宠幸的孩子一无所获，她为德行提供了最丰富的嫁妆，然而她小心提防，免得让利益的诱惑引起那些求爱者的兴趣，而这些求爱者对如此神圣超绝的美的朴素价值其实是漠不关心的。大自然非常聪明，她所提供的嫁妆只有在那些业已热爱德性、心向往之的人们眼中才具有吸引力。

荣誉就是德行的嫁妆，就是正当辛劳的甘美报酬，就是加于廉洁无私的爱国者那思虑深重的头上或是胜利的勇士那饱经风霜的头上的胜利桂冠。有德之士靠着这种无比崇高的奖赏的提携，蔑视一切享乐的诱惑和一切危险的恐吓。当他想到死亡只能支配他的一部分时，就连死亡本身也失去了它的恐怖。不论是死亡还是时间，不论是自然力量的强暴还是人事浮沉的无定，他确信在人群中他会享有不朽的声名。

一定有一个支配宇宙的存在者，他用无限的智慧和力量，使互不调和的因素纳入正义的秩序和比例。且让那些好思辩的人们去争论吧，去争论这位仁慈的存在者究竟把



他的关注扩展到多远的地方，去争论他为了给德性以正确的酬劳并让德性获得全胜，是否让我们在死后还继续存在。有德之士无需对这些暧昧的问题做任何抉择，他满意于万物的最高主宰向他指明的那些嫁妆。他无比感激地收下为他备下的进一步的酬赏。然而如果遭受了挫折，他并不认为美德就只是徒具虚名。相反，他正是把美德视为自己的报偿，他欣喜地感受造物主的宽宏大量，因为是造物主让他得以生存，并赋予他这样的机会，从而学会了一种极为宝贵的自制。

智慧隽语

哦，大地之子啊，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位圣洁女王的尊贵吗？当你们目睹她迷人的丰姿和纯正的光辉时，莫非还真的想要一份嫁妆吗？



见素抱朴

〔印度〕克利希那穆尔提

没有朴素，一个人就不可能是敏感的——对树，对鸟，对山，对风，对我们周围世界所发生着的一切事物；如果一个人不是朴素的，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敏感到事物内在的暗示。我们大多数人是如此浅薄地在我们意识的表层上生活着。在那里，我们试图成为有思想的或聪明的，这与要成为宗教信仰者同义，我们试图通过强制，通过戒律使我们的头脑变得简单，但是这种简单并不是朴素。

当我们迫使高级的头脑变得简单时，这种强制只能使头脑变得顽固，而不可能使头脑反应快、清醒和敏捷。要使头脑在整体上成为简单的，我们意识的全部过程将成为艰难的，因为决不能有任何内在的保留，必须有一种去发现，去要求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过程中的渴望，这意味着要



醒悟到每一个暗示、每一条线索；要意识到我们的害怕、我们的希望，而且要去调查研究，要从它们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只有这样，当头脑与内心真正成为简单的，而不是被外壳所缠缚时，我们才能够去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知识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你也许认为，人死以后存在着灵魂的再生，存在着精神的延续。我是说你也许认为，而不是说你在体验。或者你确信这一点，但这不能解决问题。死亡不能依靠你的理论，或者依靠知识，或者依靠确信被解决。死亡要比这些更神秘、更深奥、更有创造性。

一个人必须具有重新调查研究所有这些事物的能力，因为只有凭借直接的体验，我们的问题才能被解决，而要有直接的体验，就必定要有朴素，这意味着领悟者必定具有敏感。精神已被知识的重量，被过去和将来压得迟钝了。只有看到我们的环境在不断地将有力的影响和压力强加给我们，精神才能够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于现实。

CHINA

因此，纯粹的宗教信仰者决不是那种穿上一件长袍，或缠上一块腰布，或靠一日一餐而生活，或已发过誓言要成为这样而不成为那样的人，而是一个精神上朴素的人，一个不去变成某种东西的人。这样的头脑是有接受新事物的非凡能力的，因为它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害怕，没有任何要接近某些事物的欲望。所以它具有获得仁慈、真理或你渴望的东西的能力。

智慧隽语

如果一个人不是朴素的，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敏感到事物内在的暗示。



日日更新

〔法〕史怀泽

决定一个人本质和生命的理想以充满神秘的方式存在于他的心中。当他走出童年，它就开始在他心中发芽；当他充满青年人对于真和善的热忱时，它就开花结果。我们以后的收获，取决于我们的生命之树在春天的萌芽。

在生活中，我们应努力始终像青年那样思想和感受。像一个忠诚的顾问，这一信念陪伴着我的生活道路。我本能地防止自己成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成熟的人”。

被应用于人的说法“成熟”，始终有些令我害怕。因为，与它同在的是些如此不和谐的词：贫乏、屈从和迟钝。通常，我们看到所谓成熟者的标志是：顺从命运的理性化。人们逐步放弃年轻时珍视的思想和信念，以别人为



榜样追求这种命运理性。他曾信赖真理的胜利，但现在不再信赖了；他曾努力追求正义，但现在不再追求了；他曾信赖善良与温和的力量，但现在不再信赖了；他曾能热情振奋，但现在不能了。为了能更好地经受生活的惊涛骇浪，他减轻了自己生命之舟的负担。他抛弃了自认为是多余的财富，但扔掉的实际上是饮用水和干粮。现在他轻松地航行着，但却是一个受饥渴折磨的人。

年轻时，我曾听到大人的谈话，有些话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灵。他们在回顾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和热情时，只是将那看作似乎值得人们留恋的东西。同时，他们又认为放弃它是人对生命无能为力的自然规律。

从那时起，我害怕有朝一日我也会这样令人忧伤地回顾自己。我决心不屈服于这种悲剧性的理智。我已经试图实行我几乎是孩子气般的反抗中的誓言。

成年人太喜欢在可怜的境况中卖弄，以使青年人明白：总有一天，他们会将今天极为珍视的一切东西看作只



是幻想。但是，深沉的生活体验对青年人说的则是另一番话。它恳请青年人，在整个生命中要坚持鼓舞他们的思想，人在青年的理想主义中觉察到真理，因此他拥有了一笔无价之宝。

我们每个人必须对此做好准备，生活要夺去我们对善和真的信仰以及对它们的热忱。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听生活的摆布。付诸实施的理想，通常为事实所扼杀，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想从一开始就应该屈服于事实，而只是因为我们的理想不够坚定。理想不够坚定的原因在于它在我们心中不纯粹、不坚定。

智慧隽语

我们以后的收获，取决于我们的生命之树在春天的萌芽。



道德进击者

〔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人的举止反映在动作和语言里，甚至反映在眼神中。语言是与心灵息息相关的，它既可以是娇嫩芳香的花儿，也可以是唤起对善的信念的“复活神水”；既可以是一把利刃、一块烧红的铁，也可以是一团泥。甚至在沉默不语的时候，语言会变成突如其来的行动，有时候，在那需要辛辣、直率、诚挚语言的地方，我们会遇到令人可怕的沉默，这是最卑鄙的行为——叛逆。

有时候情况正好相反：应该保守秘密的话，一讲出去也会成为叛逆。明智与美好的语言可以给人带来欢乐；愚蠢而恶毒、轻率而缺乏分寸的语言则给人带来灾祸。语言可以使人消沉，也可以使人振奋；可以中伤人，也可以治愈创伤；可以使人惊恐、绝望，也可以使人精神高尚；可



以使人打消疑团，也可以使人垂头丧气；可以使人发笑，也可以使人哭泣；可以激发对他人的信赖，也可以使人缺乏信心；可以鼓舞人去劳动，也可以使人的精神力量呆滞不前。凶狠的、不妥当的、缺乏分寸的随随便便的蠢话可以使人受到凌辱，使人痛心惊愕。

当你碰到的人希望你说话的时候，或者他迫切要求你保持沉默的时候，你要善于揣度和体察出来他的心意。有时候，只要你一句话，人家就可能将你当作一个横蛮无理、不学无术、夸夸其谈、光说大话的人。

要爱护、要怜惜人的易受感动和易受挫伤的特性。请你不要让自己的举动凌辱别人，使他痛苦、焦虑、惊慌不安。请你不要用自己的无知去播下对人善良本质不信任的种子。生活中恶劣的行径越多，道德根基不深、缺乏经验的人就越有理由对善良和正义的胜利表示怀疑。当人们不再重视恶劣行径的时候，犯错误的人就会不断增加，这就等于创造一个不利于培养人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像培养生物的培养基(用形象的话来说，培养高尚行为的主要根



基)那样来培养道德觉悟，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应该能得出一条十分重要的生活准则：假如你对邪恶视而不见，甚至于用市侩哲学“这与我无关”来安慰自己，那你将在邪恶面前失去自卫能力。你越是想躲开邪恶，不跟邪恶作斗争，你就越会受到邪恶的攻击。因此，你应当做一个在道德上总是处于进击状态的人，做一个对邪恶毫不妥协的人，做一个不屈不挠的人！

智慧隽语

你越是想躲开邪恶，不跟邪恶作斗争，你就越会受到邪恶的攻击。



上帝死了

〔美〕弗洛姆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认为，人类所有的道德都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上。如果人们不再相信上帝、如果上帝不再是形成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真实事物，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询问：他们是否会变得完全不道德，他们是否仍然能以某些类型的道德准则作为指导?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我们感到悲观，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的道德正在衰败。

现在与从前之间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例如，在1914年，参战的国家遵守着国际公认的两项规定：不杀害平民，不虐待任何人。今天，在任何敌对行动中，杀害平民已经被许可，因为战争集团已不再接受对他们使用武力所



作的任何限制。而且技术也不可能考虑到这种区别。技术杀人是不问姓名的，我们按一下电钮就可以杀人。由于我们看不到对手，我们就不会产生同情或怜悯。虐待是今天的常规而不是例外。每个人都想否认这一点，但那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使用虐待来获取情报是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使用这种方法，我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也许，我们不必说这种残酷正在增长，但是很难否认，人道以及随之而来的道义禁令正在衰败。这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新的道德准则正在出现。我们的年轻一代，在他们为和平，为生活，反对破坏和战争的斗争中发现了这些准则。他们不只是发出空洞的议论。许多年轻人(不只是年轻人)表现出他们忠于另外一些更好的价值和目标。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在这么多的战场上，生活正在被毁灭，意识到不人道的战争其实连自卫的借口都没有。作为消费社会的对立面，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爱的美德正在形成。这种新的道德可能有它的缺陷，但它在反对空虚的形式和言词



方面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政治领域的自我牺牲中，在今天正在继续进行的为自由和自决而进行的无数斗争中，我们也看到一种新道德的具体存在。

这是些令人鼓舞的发展。因此我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道德原则和对上帝的信仰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在没有任何权威和家长制支持的基础上，人类文化是怎样发展了道德准则呢?对此，佛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些准则按照意愿在人的灵魂中生根繁衍。这就是说，如果人们不懂得指导他们生活的准则，人们就不能生活，就会陷入混乱和不幸。这个准则不能强加于他们。它一定得从他们那里出现。

智慧隽语

新的道德可能有它的缺陷，但它在反对空虚的形式和言词方面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人间美德

〔法〕伏尔泰

你是否戒酒与我有何相干?你在遵守健康的原则，它将使你感觉良好，为此我祝贺你。你有信仰和希望，因此我更要祝贺你，因为它们使你永生。这些神学上的美德是上帝的礼物，这方面的美德是帮助并引导你发展的优秀品质，但在你的同胞看来，它们并不是美德。谨慎的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有美德的人为别人行善。圣保罗说慈善要比信仰和希望重要得多，他说得对。

但请注意：我们是否真的应该认为只有那些对我们同胞有益的事才算美德?除此之外，我们能选择什么?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只有对社会有益的才是真正对我们有益的。一个隐居者，他严肃而又虔诚，穿着动物皮毛做的衣服，这虽然很好，但他只是个圣人。只有当他做了一些让



其他人受益的善事以后，我才会称他为有德行的人。只要他是独自一人，他就既不好也不坏，他对我们而言什么也不是。如果布鲁诺使一些家庭和睦，如果他帮助了穷人，他就是有德行的人。如果他独自一人禁食并祈祷，他只能是个圣人。人类之间的美德是慈善的交流，没有参加这种交流的人就不应该被考虑进去。如果这个圣人是生活在世上的，他无疑会行善。但只要他不是生活在人世间，世人不称他是有德行的人就是对的：因为他只对他自己有益，而不是对我们。

但你告诉我：如果一个隐居者是个贪食者、酒鬼，并且私下放荡淫逸，那他就是邪恶的。而如果他有相反的品德，他就是有德行的。我不能同意这一点。如果他有你提到的缺点，那他就是个卑鄙的家伙，但他不是邪恶的，社会不能惩罚他，因为他对社会无害。我们可以假设，他一旦回到社会，他将有害于社会，他将变成邪恶的人，这种可能性要比戒酒者和高雅的隐居者成为正直的人的可能性大得多：因为社会只能让人缺点增加，优点减少。



有人提出过强烈得多的反对意见：尼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其他这类残忍的人都做过一些好事。我斗胆回答说，在当时他们是有德行的人。

一些神学家说神圣的皇帝马可·奥勒留是没有德行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固执的斯多葛派，他并不满足于命令别人，他还想受到人们的尊敬，事实是他自身也从对人类的行善中获益。他的一生都是为虚荣而正义、勤勉、行善。他的美德只是为了用来愚弄人类。对这些指责我要大声喊叫："亲爱的上帝，经常赐给我们一些这样的恶棍吧！"

智慧隽语

人与人之间的美德是慈善的交流。没有参加这种交流的人就不应该被考虑进去。



道德责任

〔美〕爱因·兰德

如果人们将尘世中的生命作为善，如果人们通过与理性存在相适应的标准判断价值，那么，在生存需要和道德需要之间就没有冲突——在能够生活和值得生活之间也没有冲突。人们会通过得到第一个方面来达到第二个方面。但是，如果人们将抛弃尘世生活，将抛弃生命、思维、幸福和自我看成是善，那么，就存在着矛盾。根据反生命的道德，要使自己值得生活，那就要让自己无能力生活——要使自己能够生活，就会使自己不值得生活。

许多捍卫传统道德的人回答说：“但是，人们不必走极端。”这意味着：“我们不希望人们是完全道德的。我们希望他们在生活中能暗自考虑自己的利益。我们毕竟承认人们必须生活下去。”



于是，对道德这种规范的捍卫就变成了这样的认同：即很少有人会完全实践这种道德以自我毁灭。伪君子则反对这种坦率。那么，他们的自我尊敬又是怎样的呢?

他们告诉孩子，他应该本能地具有犯罪感，他的肉体是有罪的，思维是邪恶的，提问是对神的亵渎，怀疑是堕落。并且，他必须听从超自然的神的安排，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将被永远打入地狱，受到煎熬。

成年人会逃避到同性恋之中，因为，他(她)们被告知，性是有罪的，女(男)人只能被膜拜，而不能被欲望。

商人们则受到焦虑的折磨，因为，他们被告知，富人要进入天堂，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神经病人也会绝望地放弃医治疾病的努力，因为，他(她)们总是听到这个尘世是悲惨的、肮脏的和充满厄运的，人不可能获得幸福或成功。



如果倡导这些理论要承担沉重的道德责任的话，那么，有一群人更需要承担道德责任：那就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他们看到了这种理论的灾难，却仍然保持沉默，仍然不作任何抗议——他们声称哲学的与道德的问题与他们无关，科学不能作出价值判断——他们通过断定道德的理性原则的不可能，来失掉他们的责任，也正是他们的沉默，使得他们认可了人类的这种精神自杀。

智慧箴语

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他们看到了这种理论的灾难，却仍然保持沉默。



正当与否

〔美〕弗兰克纳

我提出，把两条原则——仁慈原则和公平分配的原则——看作我们正当与否理论的基本前提。对于这一前提的反对意见可能是：尽管正义原则不能从仁慈原则中得出，但仁慈原则却能从正义原则中被推导而来。因为，如果一个人既没有增加他人的善，也没有为他人减少恶(而当时他能够这样做，也不存在任何义务冲突)，那么这个人就是非正义的。因此，正义包含着仁慈(在可能、同时又不存在其他考虑之约束的情况下)。

作为对这种反对意见的回答，我同意说在特定的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仁慈是正当的，而不仁慈是不正当的。但却不同意将它们分别说成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所有正当的事并非都是正义的，所有不正当的事也并非都



是非正义的。乱伦，即便它是不正当的，却很难说它是非正义的；虐待儿童，如果涉及到不是对成人那样平等地对待他们，就可能是非正义的，同时也是不正当的；给他人以快乐可以是正当的，但不能将它们严格地说成是正义的。正义只是道德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那么仁慈可能属于道德的另一部分，我认为这才是公正的说法。就连穆勒也区分了正义与其他道德义务的界限，并将博爱和仁慈放在后者之中。当鲍西娅对夏洛克讲如下的话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做的：

倘若能以慈悲调剂着正义，

人间权力就无异于上帝的权力。

不过已经有人提出，严格地说，我们并不具有仁慈的责任或义务。从这一观点出发，仁慈被看作是可嘉许的和有德性的，但它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道德责任。道德所要求我们的是正义、信守诺言等等，而不是仁慈。这里有一定的道理。甚至当人们可以采取，而实际并未采取仁慈的行为时，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是不正当的。例如，不把自己的音乐会门票给别人，如果他对我的仁慈有一种权利，我不



给他票才是真正的不正当，但他不可能永远具有这种权利。然而，仍然可以在“应该”一词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应该仁慈，甚至也许应该把我的票给其他更需要的人。康德提出了近似的观点，他认为，仁慈是一种“不完备”的责任。人应该是仁慈的，但他有权对行善的时机进行选择。在任何情况下，给别人带来恶或痛苦肯定是不正当的，这显而易见。承认这一点，也就是承认了仁慈原则是部分正确的。

智慧隽语

道德所要求我们的是正义、信守诺言等等，而不是仁慈。



哲学家的歧途

〔英〕休　谟

你爱你的孩子，因为他是你的；你爱你的朋友，理由也是一样；你爱你的国家，只以它同你的联系如何为度。如果将自我这个观念去掉，那就没有什么能打动你，你也就完全死气沉沉、麻木不仁了。而如果你在任何活动中老是只看到你自己，那只是由于虚夸，由于你想为自己求得名誉和声望。如果你承认这些事实，那么你对人类行为的说明我会乐于接受，这就是我对你的答复。

自爱展现于对他人的仁爱之中，你必须承认它对人类行为有巨大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它甚至比那种原始的模样和形式影响力更大。否则，有家庭、孩子和亲友的人，为什么很少有人会不赡养不教育他们而只顾自己享乐呢?



的确如你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也许是从自爱出发的，因为人的家庭和朋友的诸事顺遂正是他的快乐和荣耀所在，或他自己的快乐和荣耀的重要方面。如果你也是一个这样自私的人，那你就会确信每一个人都有好的想法和善良意愿，那你就不致于在听到下面这个说法时感到吃惊：每个人的自爱，包括我的自爱，会使我们倾向于为你服务，说你的好话。

照我的看法，使那些坚持人性自私的哲学家走入歧途的有两件事：

第一，他们发现每个善良或友爱的行为都伴随着某种隐秘的愉快。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说，友谊与美德不可能是无私的。但这种看法的谬误显而易见，因为是善良的情感或热情产生了愉快，而不是从愉快中产生了善良的情感。我为朋友做好事时感到愉快是因为我爱他，而我并不是为了愉快才去爱他。

第二，哲学家们总能发现有德之人远不是对赞扬抱无



所谓态度的，因此就将他们描绘成一些虚荣心很强的人，说他们一心想得到的就是别人的称赞。但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如果在一个值得赞许的行为里我们发现了某些虚荣的气息，根据这一点就贬损这个行为，或者将它完全归结为追求虚荣的动机，那是很不公正的。虚荣心同其他情欲不同，如果表面的善良行为里实际上有贪婪和报复的打算，我们很难说这些打算在伪善行为里究竟占有多大比重，只能很自然地假定它就是惟一的动机。但是虚荣心同美德却可以紧密相随，喜欢得到做好事的名声与做好事本身是非常靠近的，所以这两种情感容易混在一起，甚于同其他任何情感的关系，爱做好事而一点不爱赞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发现这种光荣感永远会按照心灵的特殊兴趣和气质以曲折变化的形式存在于人心之中。

智慧箴语

如果你在任何活动中老是只看到你自己，那只是由于虚夸，由于你想为自己求得名誉和声望。



追求善

〔美〕艾德勒

一个从来就不节制的人，会错误地沉迷于只追求表面的善，他过分地追求一时的欢乐，不从长计较去追求真正的善。这样，在追求善的方面，他会脱离自己的最终目标。同样，对于一个向来怯懦的人来说，由于他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忍受痛苦和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他也无法得到他所追求的真正的善。

在我看来，问题的惟一答案必然存在于一个难以解释而且很少被人理解的真理之中。如果我所说的节制、勇气和正义，道德美的这三个方面是可分割的而且一个人可能只拥有其中一种特性的话，那么，就我本人来说，我会不知道怎样为待人正义会对自己的幸福有利这种观点辩护。不过，如果情况与此相反，所说的这三种特性虽各不相



同，但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是道德美的几个密不可分的方面的话，那么，我们所寻求的答案也就有了。

这个答案所依据的论证是这样的，我如果在道德上不具备美德，或者说，我如果没有作出正确选择的固有习惯，我就无法得到过好日子的幸福。对于道德美德的三个方面，我不能只有其中一个方面，因为道德美德的三个方面(即我所说的节制、勇气和正义)是彼此不可分割的。

我不能只节制而没有勇气与正义，也不能只有勇气而没有节制与正义。如果我不正义，我就既没有节制也没有勇气。如果我放纵自己，缺乏韧性，就得不到幸福。所以，不正义，我就得不到幸福。

因此，为达到善这个终极目的，也就是说，为了整个一生都能过上好日子，我必须以正义待人，以正义处理与我所在社区的关系。

如果我们深入洞察道德美德的性质，看出它就是人类



行为向着最终目标与人类共同利益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就可以因此支持上述观点，并说清这种观点的真理依据。这样，我们在行动中，要么朝那个目标努力，要么反其道而行之。

具体的选择或行动是不可能同时指向两个方向的。当我们选择对他人有利因而朝那个方向移动时，我们就不可能选择对自己有利而向相反方向移动。

智慧隽语

我如果没有作出正确选择的固有习惯，我就无法得到过好日子的幸福。



自然秩序

〔印度〕克利希那穆尔提

对于生活上的许多事情，你是否曾关心过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是相当邋遢的——我们的衣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想、我们做事情的方法是那样的邋遢?为什么我们不守时，而且那么不替别人着想?而又是什么给每一件事情——我们的服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谈话方式、我们走路的姿式、我们对待那些不如我们幸运的人的方式——带来了秩序呢?是什么带来了那种没有强迫，没有计划，没有蓄意的心理活动而出现的难以理解的秩序呢?

你是否曾考虑过它们?你知道我所谓的秩序是指什么吗?它是安然地不是被迫地就座，是文雅地而不是狼吞虎咽地进食，是悠闲的而且也是准确的，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是清晰的而且也是开拓性的。是什么带来了生活中的这种秩



序呢?这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如果人能被引导着去发现产生秩序的因素，那将具有巨大的意义。

的确，秩序只有通过善才能出现。因为，除非你是善良的，不仅仅是在大事上，而且是在所有的事上善良，否则你的生活会变得混乱，难道不是吗?成为善良的人，这本身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但因为你是善良的，所以在你的思想中存在着精确性，在你整个生命中存在着秩序，这就是善的作用。

但是，当一个人试图成为善良的人，当你训练自己成为仁慈的、有能力的、有思想的、能替他人着想的人，当你努力不去恨人们，当你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建立秩序的试图中，花费在成为好人的奋斗中时，会发生什么呢?你的努力只能导引出那种带来精神平庸的体面，因此你不是善良的。

你曾非常仔细地看过一朵花吗?它的所有花瓣的精致是多么令人感到惊讶，而且它还有一种特别的娇嫩、一种芳



香、一种秀丽。现在，当一个人试图成为有秩序的时候，他的生活或许是非常精确的，但它已失去了像花所拥有的那种只有当不存在任何努力时才会出现的优雅品性。因此，我们的困难在于要不努力地成为精确的、明晰的和高贵的。

智慧隽语

你曾非常仔细地看过一朵花吗?它的所有花瓣的精致是多么令人感到惊讶。





用生命表达一切

生命会给你所需要的东西，只要你不断地向它要，只要你在向它要的时候说得一清二楚。

——爱因斯坦



童　年

〔德〕叔本华

我们在童年时，经常想入非非，欲望也有限，因而最不易被意志所撩动。这样，我们真实本性的绝大部分都被认知所占据。我们的智慧虽然还未成熟，但同要到7岁左右才定型的大脑一样，它的发育是相当早的。它在生存的整个世界中不倦地寻求滋补，而这个世界那时还年轻、新鲜，万物都散发出天真烂漫的气息，结果使我们的童年岁月宛如一首无尽延伸的诗。因为诗歌作为艺术之灵，它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在万物的个体性中领悟到柏拉图式的理念，领悟到整个人类的起因。因此，万物皆具理念之光，从一物可见出万物之巧。我们在童年的漫游中，没有任何清楚的目的，悄悄地关注着生活本身的根本性展露的事件和场景，观照着生活的基本形态和模式。我们像斯宾诺莎所说的那样，“以永恒的神圣视野”看物，看人。我们越



是年轻，就越会发现特定事物中表现出的整体类型和家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点日趋衰微。这也说明为什么事物在我们年轻时令我们产生的印象，与我们老年时获得的印象有天壤之别。

我们世界观的根基深浅，都是童年时确定的。这种世界观在后来可能会更加精致和完善，但发生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童年世界观的特性在于纯粹客观进而充满诗意，世界观的维系在于意志尚未被呼唤出它的全部能量。与其说小孩是意志的存在，毋宁说他是认知的存在。因此，在许多孩子的眼中，都可以看到严肃沉冥的神光，这一点，拉斐尔曾得心应手地运用于他的绘画，尤其是表现在《西斯廷圣母》这幅画中的小天使身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童年时光是如此的美妙，以致每当追忆起来时，人人眼中都伴有一种渴念之情。

我们的价值，无论是道德方面，还是智慧方面，都不是完全由外部得来，而是出自我们深藏着的自我本性。教育学不可能让一个天生的笨伯变为一个思想家，决不能！



他生为笨伯，他必有笨伯的一死。由此看来，对外部世界作直观感受式的深刻把握，可以解释为何我们童年的环境和经历会在我们的记忆中产生如此坚实的印象。所以，我们完全沉浸在周围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三心二意。我们把我们眼前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这类事物的惟一代表，甚至惟一存在的东西。

智慧箴语

我们越是年轻，就越会发现特定事物中表现出的整体类型和家族。



少年时

〔英〕罗　素

当我快满14岁的时候，我的思想转向了神学。在以后的四年中，我先后摒弃了自由意志、永生和对上帝的信仰。在那个过程中，我相信自己是非常痛苦的，虽然在那个过程完成之后我发现那时的自己比处在怀疑中的自己快乐得多。当我反省的时候，我相信自己的不快乐来自寂寞的成分多于来自神学上的困扰，因为在整个四年中，我不曾与任何人谈及宗教，除了一个未知论者的家庭教师。他不久被打发走了，我猜想也许是因为他曾经鼓励我的非正统思想。

我一直保守缄默，因为怕别人笑我。14岁的时候，我深信伦理的基本原则该是增进人类的幸福。最初，我认为那是无需证明的，而且假定那必然是普遍的观念。然后我



惊讶地发现那种观点是被认为非正统的，而且被称为实利主义。于是我宣言自己是实利主义者，无疑地我曾对那个长长的词感到一份骄傲。但是那种宣称只给我带来了嘲笑。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祖母不曾放弃任何机会以讽刺的态度向我提供一些伦理方面的双关语，而且要我按照实利主义的原则寻求解答。后来，当我准备安伯雷家谱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祖母也曾经向我的一个叔叔提出同样的双关语，当然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于是我决定泄露我的思想。无疑的，我叔叔也曾经那样。嘲笑，名义上是有趣而实际上是敌意的表现，是对付年轻人的最坏的武器，即使不是残酷的武器，而那种武器却是为人们所喜爱的。

当我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哲学是被诅咒的东西——人们告诉我整个的哲学可以用下面的双关语加以总括："心灵是什么？——不是物质。物质是什么？决不是心灵。"（在英文中，"不是物质"和"决不是心灵"又可解释为没有关系，或不要介意，所以上面的两个问题的回答又可译为：心灵是什么？——无关紧要。物质是什么？——不要介意。）这句话被人重复了



十几次的时候，就不再有趣了。

然而，关于大多数的论题，气氛仍然相当自由。比如说，达尔文主义被认为是当然的。我13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正统派的瑞士籍家庭教师。由于我说了某一句话，他一本正经地说："假如你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我怜悯你，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是达尔文主义者和基督徒。"那时我并不相信二者的不可共存性，但是假如我必须选择的话，我会选择达尔文。

智慧隽语

当我反省的时候，我相信自己的不快乐来自寂寞的成分多于来自神学上的困扰。



不朽感

〔英〕赫兹里特

生命从开始到结束的这种变化一旦发生，这看来就好像是一个寓言。变化尚未开始之前，不把它看作幻想还能当成什么呢？有些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有些地点和人物我们从前见过，如今只留下模糊的痕迹，我们不知道，这些事发生时，生命处于昏睡还是清醒状态。这些事宛如人生中的梦境，记忆面前的一层薄雾、一缕清烟。我们试图更清楚地回忆时，它们却完全躲开我们的注意。所以，十分自然，我们要回顾的那段孤独的时间竟是非常漫长而无穷无尽的。

另外一些事则非常清晰和鲜明，仿佛是昨天刚发生的——它们那样生动逼真，竟可以看作生命永存的保证。因此，无论我们的印象可以追溯多远，我们发觉其他事物仍



然要古老些（青年时期，岁月是成倍增加的）。我们读过的那些环境描写，我们时代以前的那些人物，普里阿摩斯和特洛伊战争，即使在当地，已是老人的涅斯托尔仍高兴地念念不忘自己的青年时代，尽管他读到的那些英雄早已离开了人间——我们既然可以在心中想像出这么一长串相关的事物，仿佛它们可以起死回生，那么我们就不由自主地相信这段不确定的生存期限属于我们自己，这事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彼得博罗大教堂有一座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纪念碑，我小时常去观看，一边看，一边想像当时的各种事件和此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如果说这许多感情和想像都可以集中出现在转瞬之间的话，那么人的整个一生还有什么不能被包容进去呢？

我们是过去时代的后裔，我们期待着未来——这就是回归自然。此外，在我们早年的印象里有一部分经过非常精细的加工后，看来准会被长期保存下去，它们的甜美和纯洁既不能被增加，也不能被夺走——春天最初的气息、



浸满露水的风信子、黄昏星的微光、暴风雨后的彩虹——对这些只要能充分享受，那我们一定还年轻。这方面有什么能将我们改变呢？真理、友谊、爱情、书籍也能抵御时间的侵蚀。我们活着的时候只要有了这些就可以永不衰老。在我们热爱的事物上，我们充满着新的希望，这一来我们又会出神，失去知觉，永远不朽了。

我们不明白内心里某些感情怎么竟会衰颓而变冷。所以，为了保持住它们青春时期最初的光辉和力量，生命的火焰就必须如往常一样燃烧，或者毋宁说，这些感情就是燃料，能够供应神圣灯火点燃“爱的璀璨之光”，让金色彩云环绕在我们头顶上！

智慧箴语

无论我们的印象可以追溯多远，我们发觉其他事物仍然要古老些。



生命的阴影

〔法〕安德烈·莫洛亚

一天，司汤达在他的腰带上写道："我快50岁了。"然后，又仔细地将他热爱过的女人的名字一一列在单子上。虽然，他比世界上许多别的男人更成功地用珍贵的钻石首饰来打扮她们，可是，这些女人还是显得很平庸。20岁时，他曾为自己的爱情生活梦想过许多理想的奇遇。由于他对爱情的敏感和极重感情，他的这些想法是无可非议的。可是，他心中的偶像却一个也没有来到他的身边。他只有在他的小说里，在他自己创造的人物中，才见到了他梦想的女人。穿越生命的阴影时，司汤达为以前没有遇到，今后也不可能遇到的爱人哭泣。

"我刚过50岁。"我们的作家这样想。他做了些什么？表达了什么思想？在他看来，要说的话太多了，他刚



刚想出自己该写的书。然而，他还能工作几年呢？心脏跳动已不再那么有力，晚上一看书，眼睛就难受。10年？15年？“艺术长久，生命短暂。”这句从前他认为正确而平淡的警言，忽然间充满了哲理。他能否像普鲁斯特那样，有闲暇去《追忆逝水年华》呢？

衰老是比苍苍白发和道道皱纹更可怕的一种感觉，它使人感觉一切都为时过晚，时光永远消逝，生命的舞台从此将属于下一代。衰老最大的悲哀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心灵的冷漠。在穿过生命阴影的过程中，行动的愿望消失了。在经历了50年的磨难与失望之后，我们还能继续保持青年时代那种好奇心、那种求知欲、那种对新生事物所抱的宏伟的希望、那种毫无保留的爱、那种确信真、善、美自然统一的想法和对理性力量的信心吗？

在生命阴影的另一头，思想进人一个光线柔和稳定的领域。希望之光再不会使你眼花缭乱，你会客观地看待人间的事情。当你爱过一个漂亮女人之后，你怎么还会相信虚荣的女人们具有良好的品德？当你在艰难的一生中，发



现没有任何深刻的变化能战胜人的本性，只有最古老的习俗和陈旧的仪式抑制着文明的产生，你怎么会相信人类会进步呢?

老人会这样想："这又何必呢？"这也许是他最危险的口头禅，因为说完："何必要斗争呢？"之后，他有一天就会说："何必要走出家门呢？"再接着就是："何必要起床呢？"最后，他就该说："何必要活着呢？"这样就敞开了死亡的大门。

智慧箴语

在生命阴影的另一头，思想进入一个光线柔和稳定的领域。



长 者

〔加拿大〕里柯克

一个人经历过许多往事之后，再回首似乎比登天还难。然而使青年人犹豫、彷徨和战战兢兢的其他事情，在老年人看来又是如此简单、轻而易举。以女人（我指女孩子们）为例吧。恋爱中的小伙子成天寻寻觅觅，一会儿充满希望，一会儿满怀惶恐，疑虑重重，为对方只言片语而鼓舞，为对方一蹙眉头而丧气。但如果他懂得多一点，照老年人看来，任何一个小伙子都可以和他的意中人结成眷属。他只需上前对她说："史密斯小姐，尽管我不认识您，但您绝世的美貌使我不得不对您一诉衷情。您今天下午——比如三点半钟，能同我结婚吗？"

处理好人生中这方面的事情会省去几年战战兢兢的日子。然而，假如他们对此一窍不通也无妨，充满翎毛、艳



服、鲜花和舞蹈的美不胜收的世界可以继续下去，这些东西像缥缈的轻纱，爱情将把它们撒向生活之路。

对这样一个青年人的世界，长者只能望洋兴叹。人们一旦年事增高，年轻人一个个在他们眼里都将显得漂亮俊俏。即使相貌极为平常的姑娘，在他们看来也带有一种自然美。愚不可耐的丑八怪，起码也时当妙龄。老年与美好的青春沾不上边，只好向隅独坐了。

青年人对长者的崇敬，至少是怀着如前所述的幻想，对功成名就的老年人产生的尊敬使社会和谐无法实现。老头儿在内心里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个“大丈夫”，但他的外表却不争气，他必须独处一隅，否则会成为一个让人人不齿的老糊涂。

无论如何，说得委婉一点，与老头子们为伍是很讨厌的事。他们不能听。我在我的俱乐部注意到了这点。我们成立俱乐部30年了，至今仍然活着的人都在里面，他们又长了30岁，有的人甚至更多。他们会听吗？不，即使让我

CHINA

说也不行。他们一开口讲故事，就没完没了，絮絮叨叨个不停，而你对讲的内容一清二楚，因为这正是你昨天才讲给他们听的。年轻人说话常常很干脆，得相机插嘴或住口。但你一旦给了老头子话题，你就得听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下去。在我看来，可以容忍的只有那些你只要去找就可以找到的中风（但不太严重）的老家伙。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残忍，但不过是个适当的警告。如果我要讲故事给别人听，我就要千方百计地找这样一个人。

智慧身语

充满翎毛、艳服、鲜花和舞蹈的美不胜收的世界可以继续下去。



秋 末

〔英〕乔治·吉辛

在生命的这个时期，很多人正鞭策自己从事新的努力，计划着10年或20年间的追求与造就，我或许也可以再活数年。但对我来说，不再有活力，不再有野心。我已经有过机会——并且知道自己利用它干了些什么。

这个想法一时几乎使我恐惧。什么，我？昨天还是一个年轻人，还在计划着、希望着、展望未来、前程无限。我是那样精力充沛、目空一切，今天竟然只能回顾和怀恋过去？这怎么可能呢？但是，我还没有做什么事，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我只是在做准备——仅仅是一个生活的学徒。我的头脑在跟我胡闹，这只是我暂时的幻觉，我要振奋起来，回到常识上来——回到我的计划、活动与热切的享乐中来。



然而，我的生命已经过去了。

人生是多么渺小？我知道哲学家是怎么说的。我背诵过他们关于人生短暂的词句——不过在此以前，我不相信他们的话。这就是一切吗？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是如此短暂，如此空虚吗？我徒然要自己相信：我的生命现在才真正开始，那流汗、恐怖的日子根本不是生活。现在只要我愿意，就可以过有价值的生活。这可能只是自我安慰，但它并不能模糊一个事实：我面前决不会再看到机会与希望了。我已经“退休”了，对我，如同对退休商人一样，生命已成为过去。我可以回顾已走完的历程，那多么渺小呀！我不禁想要大笑一番，可我控制自己，只是微笑一下。

最好只是微笑，不带轻蔑，尽力忍耐，而不过分自怜自艾。毕竟，我还从未感到事情的可怕，我可以不费力地将它摆到一旁。生命完了——那有什么关系？总的来说，人生究竟是痛苦的，还是欢乐的，甚至现在我也说不准——事实本身阻止我把损失看得太认真。这有什么关系



呢？不露面的命运，命令我生出来，扮演我这个小角色，然后重归寂静。对此我是赞成还是反对？

我没有像别人那样遭受不堪忍受的委屈，遭受肉体上或精神上可怕的悲痛，让我感谢上苍吧。能这样安逸地走完人生旅程的一大部分，难道还不够幸福吗？如果我对它的短暂无为感到诧异，那只是我自己的错误。那些比我先死的人的声音，已充分警告了我。最好现在看到真理，并接受它，以免在软弱的日子里陷入恐惧惊讶，徒然怨天尤人。我宁愿高兴，而不愿悔恨，我不再为此忧思闷想了。

智慧隽语

我不禁想要大笑一番，可我控制自己，只是微笑一下。



老　年

〔古罗马〕西塞罗

既然青年人都不免会体弱多病，那么老年人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但是，我们要抵制老年的到来，它的缺陷应由我们精心予以弥补。我们要奋力这样做，要像防病一样防备老年。

我们应注意健康，选择适当的锻炼方法，用饮食滋补体魄而不是抑制发育。同样，身体不是惟一该保养的，智力和心灵更值得多加注意。就连油灯也一样，如果你不为它加点油，它会因衰老而熄灭。而且，身体会因疲惫不堪和体育锻炼受到侵扰，相反心灵通过锻炼会感到轻快。

的确有塞西里乌斯所说的“滑稽戏中愚蠢的老人”，他指的是那些轻信、健忘和怠惰的老人。这些缺点不是老



年所致，而是无才能、无志气和懒怠的老年人才这样。青年人比老年人好冲动、贪情纵欲，然而，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是如此，品行好的青年人就不是这样。因此，这种老年的愚蠢（习惯上称为昏聩）是指德行浅薄的老年人，不是指全体老年人。

如果老年人能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向任何人屈服，掌管家政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这样的老人是值得颂扬的。正如我赞许有某种老年人特点的年轻人那样，我也赞许有某种青年人特点的老年人。追求这一特点的人会有衰老的体质，但绝不会有衰老的精神。

我现在正在编写《起源》一书的第七卷。我在搜集所有有关的史料，另外我还在整理我辩护过的那些著名讼案时做的演说。我在研究占卜、祭祀和民法。此外，我还用很多时间研究希腊文。用毕达哥拉斯练习记忆的方法，我每天晚上回忆一下当天说过的和听到的话，以及所做的事情。这些就是悟性的锻炼，就是思想的训练，在进行训练的不懈努力中，我没有感到缺乏体力。



我为朋友到庭，经常去元老院，到那里提出经过我深思熟虑的议案，我用心灵而不是体力维护我的意见。如果我干不了这些事，我就到床榻上享受一下，去思索我已力不从心的工作。但是倘若我能够做的话，也是以往的生活起了作用。如果一个人常常在学习和劳作中度日，他觉察不到老年何时渐至。因此，人生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渐入老迈之年的，它不会倾刻被摧毁，只有经过很长的时间才会泯灭。

智慧隽语

正如我赞许有某种老年特点的年轻人那样，我也赞许有某种青年特点的老年人。



钟　面

〔捷克〕来兰·昆德拉

必须懂得生活的钟面：

一直到某个时刻，死亡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因此我们对它漠不关心。它是不必看的、看不见的。这是生活的第一阶段，最最幸福的阶段。随后，我们突然看到死亡就在我们面前，驱也驱不走。它始终和我们在一起。不过，既然不朽和死亡难分难解，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不朽始终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刚发现它的存在，我们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关怀它。我们为它定做一件无尾长礼服，为它买一条领带，生怕由别人来为它选择上装和领带，选择得不好。这就是歌德决定写他的回忆录《诗与真》的时候，也是他邀请忠心耿耿的埃克曼到他家里来，允许他写《歌德谈话录》的时候。这个谈话录也是一幅在画中人亲切的监督下画成的美丽的肖像画。



当一个人睁眼就看见死亡生命的第二阶段以后，接着是最最短暂、最最秘密的生命的第三阶段。关于这个阶段的事情，人们所知甚少，而且并不谈及。人们精力衰退、劳累不堪、气息奄奄。劳累是从生命之岸通向死亡之岸的无声桥梁。死亡近在咫尺，人却懒得再去看它。像从前一样，它是不必看的、看不见的。不必看的，就像一些司空见惯、屡见不鲜的东西一样。疲惫的人从窗户看出去，注视着一棵棵树的叶子，他在心中默诵这些树的名字：栗树、杨树、槭树。这些名字就像它们代表的形体那么美。杨树高大挺拔，就像一个举臂向天的运动员，也可以说像一股凝定了的窜向天空的火焰。杨树，啊，杨树。不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幻想、一个空洞的字眼、一丝人们手持捕蝶网追赶的气息，如果我们将它和疲惫的老人看到的窗外的美丽的白杨树相比的话。不朽，疲惫的老人根本不再去想它了。

智慧隽语

劳累是从生命之岸通向死亡之岸的无声桥梁。



逝者如斯

〔塞尔维亚〕伍里采维奇

我从母亲那儿学会如何工作，并憎恶懒惰。她常说：“时间就是永恒……人们荒废时间就是荒废永恒。”她还常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也许时间就是我们拥有的惟一美好的东西。让我们别荒废它吧……谁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时间！然而，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我们诞生，我们活着，我们死去，并且认为这一切都是按时发生的，仿佛时间是某种巨大、崇高、宽广和深邃的东西；仿佛它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天体，包容着一切发光的世界，包容着生命和死亡，而这个地球像是蓝色的大海，无数的鱼在其中相聚相依，同泳同游。我们把已经做过的一切叫作过去；把正在做的一切叫作现在；而我们将要或试图去做的一切则称



之为未来。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我们身内，不在我们身外。过去的存贮在我们的记忆中，现在的正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而将要来的则包容在我们的希望和期待之中。

我们总是在期待着什么，我们的生命就是在期待中耗费掉了。我要说，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期待。我们认为某个时刻将会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那时我们的期待将会实现。在某种情况下，满足和实现我们的希望似乎依赖于时间；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坚定地相信并且确认，时间依赖于我们，而我们并不能使它缩短或延长。

我们将时间分为时代、世纪、年代，并给这些虚构的划分取了名字，将它们看作是某种真实的存在于它们自身之内并独立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某种东西。我们相信我们真正度量了时间，而实际上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不存在什么东西。在我们的书籍之外也不存在什么东西，在书中我们写下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谬见和我们的空虚的言辞。时间在其自身中什么也不是，它不是实在，不是实体，而是人的思想、观念，书中的一个词，石头上的一道刻痕。



亲爱的死去的母亲，当你说："时间就是永恒……人们荒废时间就是荒废永恒"，或许你说出的是一个巨大的真理，或许你的朴素的思想（并非自觉自愿）所要达到的不是哲学家，而是父亲！一个人在他的民族中是个伟人，在上帝面前也是正直的，他也许会这样祈祷："教我们计算我们的日子吧，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使我们的心灵专注于寻求智慧。"

我注意到在天才和头脑简单的人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都能够显示真理：前者通过理性的力量得到它，后者则通过他们的心和爱。而庸人并不是真正的人。

智慧隽语

我们认为某个时刻将会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那时我们的期待将会实现。



人的信念

〔前苏联〕邦达列夫

我们恐怕不能解释，为什么给人的期限不是900年，而是70年，为什么青春是如此闪电般迅速和短暂，为什么衰老又是如此漫长。我们也无法找到回答：有时善与恶就像原因和后果一样是不能分离的。无论这是多么痛苦，但是却不值得去重新评价人对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的理解——大多数人都没有被赋予去认识生存意义，认识自己生命意义的能力。一定得度过赋予你的生命的期限，才有根据说你生活得正确与否。怎样按别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呢？是用可能性和教益性的命中注定的抽象思辩吗？

但是人总是不愿意承认他只是地球这粒尘屑中极微小的一份子，从宇宙的高度是根本看不见他的，而且他不能认识自己，因而粗鲁地深信他能了解宇宙的秘密和规律，



当然也就能使它们服从自己日常的利益。

人是否知道，他是被命中注定要死亡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想法仅是偶尔在他意识中闪现，他总是在摆脱这个想法，他自卫，以希望聊以自慰，总想着：不，那不祥的、不可避免的事情不会在明天发生，还有的是时间，还有10年，5年，2年，1年，还有几个月……

人们不想和生命分手，虽然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是由巨大的痛苦和巨大的欢乐所组成，而是由劳动的汗味和简单的肉体满足所组成。但在这一切的同时，许多人却是以无底的塌陷将他们相互分隔开来，只有经常会折断的爱和艺术的细竿有时会将他们联结到一起。

但是由清醒的理智和想像所产生出来的人类意识终究包含着整个宇宙，包含着它星星般发出的种种神秘的冰凉的恐怖，也包含着人的诞生及短暂生命的具有规律的偶然性悲剧。但即使这样不知为什么也没有引起绝望，也没有使他的行为具有毫无意义的枉然感，这就像聪明的蚂蚁总



是不停止它们孜孜不倦的工作，显然，它们是为了让工作有用而操心。

人似乎觉得他在地球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他确信他是不朽的。他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想到，夏天会变为秋天，青春会变成衰老，甚至最亮的星星也会熄灭。在他的信念里的是运动、能量、行为和热情的动力，而在他的傲慢里的是观众的轻率，他深信生活的影片将会不断地持续放映下去。

智慧隽语

人们不想和生命分手，虽然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是由巨大的痛苦和巨大的欢乐所组成。



生之意义

〔英〕毛 姆

如果死亡终止一切，如果我既无死后有福的希望，又不怕祸患，那么我必须问自己，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既来了，应该如何为人。

这些问题中，有一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可是这回答太令人扫兴了，大多数人都不愿承认。那就是：人生没有道理，人生没有意义。我们在这里，是在一颗小行星上作短暂的居留，这颗小行星绕着另一颗小星旋转，而那颗小星又是无数星系中的一颗。也许只有我们这颗行星上能有生命。或者在这宇宙的其他地方，别的行星可能已经在形成一种适合于某种物体生存的环境，可能正是这种物体经过亿万年漫长的时间逐渐生成了今天的我们这些人。



倘若天文学家们告诉我们的是真的，这个行星有一天会变成这样一种情况：到时候所有生物都将不能在它上面生存，最后宇宙将到达那终极平衡阶段，一切归于静止。而人，在这情况到来的亿万年以前早已不复存在了。那个时候，他是否曾经存在过，可能设想有什么意义吗？他将已成为宇宙史上的一章，犹如记述原始时代地球上生存过的奇形巨兽的生活故事的一章，同样毫无意义。

于是我必须问我自己，这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另外，如果我尽量利用我的一生，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我又该如何对付这个世界?这不是我在说话，这是我心中的渴望在说话，这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渴望坚持自己的存在。这就是自我主义。我们大家从来不知多少年以前开始使一切活动起来的那种古远的能力是从哪里继承下来的。它是每种生物保持生存的自我执着所必需的，它使它们活着。这是人的根本。它的满足就是斯宾诺莎所说我们所能希望达到的最高极限——自我满足，“因为人们保存自己，并没有任何目的”。



我们可以设想，精神在人体内发光，是让人用以应付周围环境的。经过千秋万代，它还只发展到仅能应付实际生活的一些主要问题。可是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它似乎终于超越了他的直接需要，随着想像力的发展，人将他的环境扩大到了肉眼看不见的事物。我们知道他当时是用什么回答来满足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在他体内燃烧的能力是那么强烈，他不可能怀疑自己的巨大力量。他的自我主义是无所不包的，因而他无从设想自己毁灭的可能性。这些回答至今使许多人感到满意。它们使人生有意义，给人的虚荣心带来安慰。

智慧隽语

如果我尽量利用我的一生，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我又该如何对付这个世界？



灭亡的观念

〔美〕理查德·泰勒

我们对什么感到畏缩？对毁灭，也就是对化为乌有感到畏缩吗？不妨思考一下：一片树叶、一株小草、一只昆虫。这些东西可能毁灭，或者不可避免地而且迅速地消失，你为此感到沮丧吗？相比之下，一块卵石的持久存在会使你感到宽慰吗？

不。它们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它们存在或不存在，曾经存在或从未存在，都无关紧要。它们每时每刻成百上千地产生和灭亡，都无足轻重。它们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什么东西才不是无足轻重的呢？——举例来说，人，或民族。任何一个人或民族的灭亡都不是小事。然而，难道是他们的化为乌有使你感到恐惧吗？想一想在



你之前逝去的亿万人。他们是谁呢？这重要吗？人必有一死，这使你感到惊骇吗？想一想那些民族，兴起了而后又毁灭了，现在你只知道它们的名称，并且只知道其中一部分的名称，其余的连名称都不再有什么重要性。虽然人们偶尔想到它们的灭亡，也许有些伤感，但肯定丝毫不会感到恐怖和畏惧。

简言之：事物不断地生而又灭，这种生死交替与存在本身一样明显，而且与存在是不可分的——这种情况并没有使人惊恐，也没有提供令人不安的事实使某些人沮丧、发疯，使另一些人皈依宗教，或者使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贪婪和追求权力。这种情况只不过使柏拉图这样的形而上学家感到迷惑或沮丧罢了，因为他更喜爱精神的实在性、不变性，甚至永恒性。

事物本身——有时可爱，有时丑陋，但始终在运动——从不使我们烦恼，本来就是如此。使我们烦恼的是虚无的临近，是对自己必有一死的认识。我们感到自己的存在正悄悄地逝去，无可挽回。古代的沙漏计时器是这种灭



亡观念的一个极好的象征：虚无持续不停地取代着存在。通过沙漏，我们似乎看到现实世界正在悄悄地消逝，然后到了终点，以致全部灭绝。

智慧隽语

使我们烦恼的是虚无的临近，是对自己必有一死的认识。



透析死亡

〔德〕齐美尔

基督教有许多奇谈怪论，例如从死亡中抽象出超验的意义，将生命完全置入永恒的观点之下，即：不仅把死亡看作是继人间最后时刻以后的继续延长，而且灵魂永恒的命运取决于生命内容的整个系列。每种内容都继续着伦理上的意义，它是确定我们那超验的未来是否进入永恒的理由，于是，寄寓于生命内容中的界限被突破。那么死亡就可当作被逾越了，因为不仅仅是生命——通过时间而延伸的线——越出其终点的形式界限，而且因为生命时刻要永恒不断地延续下去，生命就会否定对生命的各个时刻起作用的死亡，否定从内部局限生命时刻的死亡。

如果倒过来看的话，死亡也可被视作生命的塑造者。在生物界内部存在着这样的局面，生物体只有每时每刻通



过适应才能生活，才能维持生命。一旦适应失灵就意味着死亡。生物体的各种自发或自愿的行为可视作向生活挺进，意味着“更多生命”，那么，适应意味着逃避死亡。在这一观点下，我们人类的各种行为都找到了一种算术值的符号，这种值通过自下往上加或自上往下减都可成立。或者说，我们的积极性的实质也许是连我们自己都感神秘的统一体，只有通过将它分解成征服生命和逃避死亡才能让人理解，人生的每一步不仅意味着在时间上走向死亡，而且通过死亡——这一人生的现实因素——意味着人生脚步的形式是正面的、先验的。人们的奋斗和享乐、工作和休息，还有其他各种自然的处世方式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逃避死亡，那么这种形式正是直接通过避开死亡而确定下来的。我们好比在航向相反的船只中行进的人们，虽然在向南行进，而脚下的土地却将我们带向北方，这一行动的双向性决定着人们在空间中的各种方位。

通过死亡形成了生命的全过程，但迄今为止，这种形成只停留在空洞的形象上，尚不能由它本身促成某种结论。这关系到改换人们的习惯想像问题。通常人们只把死



亡看作是无机的，认为死亡是命运女神终止生命的一刀；而现在必须把死亡看作是有机的，即：死亡从一开始就是对连续不断的生命过程进行形式造就的时刻。没有死亡，没有死亡时刻清晰可见的那一面，生命就完全是不可设想的另外一种东西。尽管人们把生命过程内部的缓慢延续视作一次性死亡事件的预作用或预阴影，尽管人们把这种延续视作各个生命时刻内在的固有形式或变化，可是毕竟是慢慢的延续和一下子死亡一起解释了关于灵魂的命运和本质等一系列形而上学的设想。

智慧隽语

没有死亡时刻清晰可见的那一面，生命就完全是不可设想的另外一种东西。



生之不同

〔丹麦〕勃兰兑斯

这里有一座高塔，是所有人都必须去攀登的。它至多不过有 100 级。这座高塔是中空的。一个人一旦达到它的顶端，就会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但是任何人都很难从那样的高度摔下来。这是每个人的命运：如果他达到注定的某一级，预先他并不知道是哪一级，阶梯就从他的脚下消失，好像它是陷阱的盖板，而他也就消失了。只是他并不知道那是第 20 级或是第 63 级，或是哪一级。他所确实知道的是，阶梯中的某一级一定会从他的脚下消失。

最初的攀登是容易的，不过很慢。攀登本身没有任何困难，而在每一级从塔上的了望孔望见的景致是足以赏心悦目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新的。无论近处或远处的事物都会使你的目光依恋流连，而且瞻望前景还有那么多的事



物。越往上走，攀登越困难，目光不大能区别事物，它们看起来都是相同的。同时，在每一级上似乎难以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也许应该走得更快一些，或者一次连续登上几级，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通常是一个人一年登上一级，他的旅伴祝愿他快乐，因为他还没有摔下去。当他走完10级登上一个新的平台后，对他的祝贺也就更热烈些。每一次人们都希望他能长久地攀登下去，这希望也就显露出更多的矛盾。这个攀登的人一般是深受感动的，但却忘记了留在他身后的很少有值得自满的东西，并且忘记了什么样的灾难正隐藏在前面。

这样，大多数被称作正常的人的一生就过去了，从精神上说，他们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地洞，那些走进去的人都渴望自己挖掘坑道，以便深入到地下。而且，还有一些人的渴望是去探索许多世纪以来前人所挖掘的坑道。年复一年，这



些人越来越深入地下，走到那些埋藏金属和矿物的地方。他们使自己熟悉那地下的世界，在迷宫般的坑道中探索道路，指导、了解或是参与到达地下深处的工作，并乐此不疲，甚至忘记了岁月是怎样逝去的。

这就是他们的一生，他们从事向思想深处发掘的劳动和探索，忘记了世俗的各种事件。他们为他们所选择的安静的职业而忙碌，经受着岁月带来的损失和忧伤，和岁月悄悄带走的欢愉。当死神临近时，他们会像阿基米德在临死前那样提出请求：“不要弄乱我画的圆圈。”

智慧箴语

他们从事向思想深处发掘的劳动和探索，忘记了俗世的各种事件。



门的含意

〔美〕克·莫利

开门和关门是人生中含意最深的动作。在一扇扇门内，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

没有人知道，当他打开一扇门时，有什么在等待着他，即使那是他最熟悉的屋子。时钟滴答响着，天已傍晚，炉火正旺，那儿可能隐藏着令人惊讶的事情。修水管的工人也许已经过来（就在你外出之时）把漏水的龙头修好了。也许是女厨的忧郁症突然发作，向你要求得到生活保障。聪明的人总是怀着谦逊和容忍的精神打开他的前门。

我们之中，有谁不曾坐在接待室里，注视着一扇门的谜一般意味深长的镶板？或许你在等待申请一份工作，或



许你有一些渴望达成的“交易”。你望着那机要速记员轻快地走出走进，漠然地转动着那与你的命运休戚相关的门。然后那年轻的女郎说：“克兰伯利先生现在要见你。”当你抓住门的把手，你就会闪过这样的念头：“当我打开这扇门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各种各样的门。有旅馆、商店和公共建筑的转门。它们是活泼喧闹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难道你能想像弥尔顿或潘恩急匆匆地穿过一扇转门么？还有古怪的吱吱作响的小门，它们依然在变相的酒吧间外面晃动，只有从肩膀到膝盖那样高。更有活板门、滑门、双层门、后台门、监狱门、玻璃门。然而一扇门的象征和奥秘存在于它那隐秘的性质。玻璃门根本不是门，而是一扇窗户。门的意义就是对隐藏在它内部的事物加以掩盖，给心灵造成悬念。

开门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当侍者端给你晚餐的托盘，他欢快地用肘部推开厨房的门。当你面对倒霉的书商或者小贩时，你把门打开了，但又带着猜疑和犹豫退回门内。彬彬有礼、小心翼翼的仆役向后退着，敞开了属于大



人物的壁垒般的橡木门。富于同情心然而深深沉默的牙医的女助手，打开通往手术室的门，不说一句话，只是暗示你：医生已为你做好了准备。一大清早，一扇门猛然打开，护士走了进来——“是个男孩！”

门是隐秘、回避的象征，是心灵躲进极乐的静谧或悲伤的秘密搏斗的象征。没有门的屋子不是屋子，而是走廊。无论一个人在哪儿，只要他在一扇关着的门的后面，他就能使自己不受拘束。在关着的门内，脑力工作最为有成效。人不是在一起牧放的马群，甚至连狗也知道门的意义和痛楚。你可曾注意过一只小狗依恋在一扇关闭的门边？这是人生的一个象征。

智慧箴语

门是隐秘、回避的象征，是心灵躲进极乐的静谧或悲伤的秘密搏斗的象征。



洞

〔奥地利〕卡夫卡

洞出现在没有东西的地方。

洞是非洞的永恒伙伴：洞不可能单独出现，这一点使我深感遗憾。假如到处都有东西的话，当然也就不会有洞，那也就不会有哲学，更加不会有洞所产生的宗教。没有洞，老鼠就无法生存，人也同样：当物质世界威胁到两者的生命时，洞就是他们最后的救护站。可见洞是永远有益的。

每当人们听到“洞”这个字眼时，就会产生各种联想：有些人会想起枪眼，有些人会想起扣眼，还有些人会想起许多其他东西。



洞是人类社会制度的基本支柱，而这个社会也是一个洞。工人们住在阴暗的洞里，总要勒紧皮带，如果他们表示不满，就会被撵出门外，关进牢房。最后，当他们数完那一排洞穴似的牢房之后，嗓子眼里就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出生在贫民窟里是件倒霉的事，为什么这些孩子恰恰是从这些洞里出来的呢？要是出生在几个洞之远的地方，他们将来准能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

洞最奇特之处是边缘。边缘虽然仍属于物体，却往往指向虚无，边缘是物质世界的边哨。虚无则不存在边哨：组成洞的边缘的分子朝洞里望去，是会感到头晕的，那么，组成洞的分子会不会感到……踏实呢？对此没有确切的字眼，因为我们的语言是由物质的人发明的，而虚无的人用的则是另外的语言。

洞是静态的，处在旅途中的洞是没有的，几乎没有。

互为通婚的洞又合为一体，这是那些无法想像的现象中最为奇特的现象。如果将两个洞之间的分界墙拆除，那



么右边的边缘是属于左边的那个洞，还是左边的边缘属于右边的那个洞，还是各自属于各自的洞，或者双方都属于对方呢？我为此颇感担忧。

如果一个洞被堵住了，那么洞会在哪里呢？它是向左边的物质挤去呢？还是向另一个洞跑去，以诉说自己的不幸？哪儿存在被堵上的洞呢？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漏洞。

智慧身语

当物质世界威胁到两者的生命时，洞就是他们最后的救护站。



注定的局限

〔法〕霍尔巴赫

不难理解，人的任何行为举止都是不自由的；不难理解，根据神学家们的概念，人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种纯粹的幻想。难道选择这些或那些人作为父母由人决定吗？难道人接受或不接受自己的父母或教育者的信念由他决定吗？如果我的父母是偶像崇拜者或回教徒，难道做一个基督教徒由我决定吗？但是神学家们硬要我们相信，上帝会残酷无情地惩罚所有它没有用自己的神恩进行教育，从而不可能接受基督教的人！

人出生于什么环境是不由他选择的，也没有谁问过人，他是否愿意到人间来。大自然没有就选择祖国和父母向他征求过意见，他所获得的（正确的或错误的）信念、表象和意见只是他所受教育的必然结果，而受何种教育则



不由他选择。他的情欲和欲望是他的性格的必然结果，而人的性格则是由人的本性和他所接受的信念决定的。人一生的欲望和行为都是人不能自由选择的那些交往、习惯、职业、娱乐、言谈、思想所预先决定的，换言之，人一生的欲望和行为都是由他的意志不能自由改变的无数事件和偶然性预先决定的。人没有能力对将来未卜先知，他既不知道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自己有什么欲望，也不知道下一分钟自己会做什么。人从生到死，没有哪一个瞬间是自由的。

你们会说，人有欲望的感觉，他能思考，进行选择，作出决定。你们又因此得出结论说：人是自由的。的确，人有欲望的感觉，但他不能成为自己的欲望或意志的主人。他不能希望或追求他认为不利于自己的东西，他不能爱受苦而恨享福。我们听说，人有时会宁愿放弃快乐而追求痛苦。但是在这种场合人之所以宁愿要暂时的痛苦是因为他想借此获得更牢固更长久的快乐。由此可见，追求更多的幸福必然使他放弃较少的幸福。



然而恋爱的男子会使自己心爱的女郎具有使他心醉神迷的种种特征。就是说，他不能自由地爱或不爱自己情欲的对象。他既不能控制自己的想像，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性格。由此显然应当得出结论说：人不能支配他内心所产生（完全不以人为转移）的各种欲望和意向。但是，你们会说，人可以克服自己的欲望，因此他是自由的。当使人厌恶某种对象的原因压倒使他追求这个对象的原因时，人就能克服自己的欲望，在这种场合下他必然要克服自己的欲望。害怕丧失名誉或惩罚的痛苦胜过爱金钱的人，必然会同夺取他人金钱的欲望进行斗争。

智慧箴语

人之所以宁愿要暂时的痛苦是因为他想借此获得更牢固更长久的快乐。



生之痛

〔法〕加　缪

人拒绝现实世界，但又不愿意脱离它。事实上，人们依恋这个世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远非要忘记这个世界，相反，他们为不能足够地拥有这个世界而痛苦。

这些奇怪的世界公民，他们流亡在自己的祖国。除了在瞬间即逝的圆满时刻中，整个现实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完善的。他们的行为躲开他们进入其它行为中。以意外的面孔来审视他们，并且像坦塔罗斯的水一样向着尚不为人知的河口流去。察看河口，控制河流，最后将生活作为命运来把握，这就是他们对他们祖国最深切的真实的怀念。但是，这种看法，至少在认识方面最终将他们同自己调和起来，只能在死亡的短暂时刻才出现，如果它会出现的话。



一切都在此告终。为了在世界上存在一次，就必须永远不再存在。

那么多的人对其他人的羡慕就由此产生。由于发现了这些外部的存在，人们便赋予他们以一种他们实际上不可能有的，而对旁观者来说显而易见的和谐与统一。旁观者只看到这些生命的脊线，而没有意识到损害着他们的细部。我们于是在这些存在之上从事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努力将自己的生命变成艺术作品。

我们希望爱情永存，但我们知道爱情无法永存。如果爱情奇迹般地永存于人的整个一生，那它也是不完善的。也许，我们在这难以满足的对持续的需要中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世的痛苦，如果我们知道这种痛苦是永恒的话。有时，伟大的灵魂似乎由于不能常存而惊恐，这比痛苦引起的惊恐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缺少永不厌倦的幸福，一种长期的痛苦至少会造成一种命运。不，我们所受的最残酷的折磨总有一天会结束。一天早晨，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绝望之后，一种不可压抑的求生的渴望将宣告一切已结



束，痛苦并不比幸福具有更多的意义。

占有欲只是要求持续的另外一种形式。正是它造成爱情的无力的狂热。任何人，哪怕是最被爱着的人和最爱我们的人，也不能永远占有我们。在这严酷的大地上，情人们有时各死一方，生又总是分开的，在生命的全部时间里完全地占有一个人和绝对地沟通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占有欲是如此难以满足，以致这种欲望能够比爱情本身持续更久。那么爱，就是使被爱者枯萎。情人从此成为孤独者，他的可耻的痛苦与其说是自己不再被人爱，不如说是得知对方仍能并应当去爱别人。严格说来，每个被疯狂的追求欲和占有欲所折磨的人都希望他曾经爱过的人枯萎或死亡。这就是真正的反叛。

智慧身语

旁观者只看到这些生命的脊线，而没有意识到损害着他们的细部。



生命之战

〔美〕亨利·梭罗

我们的整个生命是惊人地精神性的。善恶之间，从无一瞬休战。善是惟一的授予，永不失败。在全世界为之振奋的竖琴音乐中，善的主题给我们以欣喜。这竖琴好比宇宙保险公司的旅行推销员，宣传它的条例，我们的小小善行则是我们付的保险费。虽然年轻人最后总要冷淡下去，宇宙的规律却是不会冷淡的，而是永远与敏感的人站在一起。到西风中听一听谴责之辞吧，一定有的，听不到的人是不幸的。我们每弹拨一根弦，每移动一个音栓的时候，可爱的寓意渗透我们的心灵。许多讨厌的声音，传得很远，听来却像音乐，对于我们卑贱的生活，这真是一个傲然的可爱的讽刺。

我们知道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只野兽，当我们的更



高的天性沉沉欲睡时，它就醒过来了。这是官能的，像一条毒蛇一样，也许难于整个驱除掉；也像一些虫子，甚至在我们生活着并且活得很健康的时候，它们寄生在我们的体内。我们也许能躲开它，却永远改变不了它的天性。恐怕它自身也有一定的健壮。我们可以很健康，却永远不能是纯净的。有一天我捡到了一块野猪的下腭骨，有雪白的完整的牙齿，它带有一种动物性的健康和精力。这是用节欲和纯洁以外的方法得到的。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如果我们谨守着纯洁，谁知道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生命？如果我知道有这样一个聪明人，他能教给我洁身自好的方法，我一定要去找他。“能够控制情欲和身体的外在官能，并做好事的话，照吠陀经典的说法，是从心灵上接近神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精神能够在一时之间渗透并控制身体上的每一个官能和每一个部分，而把外表上最粗俗的淫荡转化为内心的纯洁与虔诚。

放纵生殖的精力将使我们荒淫而不洁；克制它则使我



们精力洋溢而得到鼓舞。贞洁是人类的花朵，创造力、英雄主义、神圣等等只不过是它的各种果实。当纯洁的海峡畅通，人就会立刻奔流到上帝那里。

我们一会儿为纯洁所鼓舞，一会儿因不洁而沮丧。自知身体之内的兽性在一天天地消失，而神性在一天天成长的人是有福的，当人和劣等的兽性结合时，就只有羞辱。我担心我们只是农牧之神和森林之神那样的神或半神与兽结合所产生的妖怪，饕餮好色的动物。我担心，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一生就是我们的耻辱。

智慧隽语

到西风中听一听谴责之辞吧，一定有的，听不到的人是不幸的。



向何处去?

〔日〕三木清

“从何处到何处?”是人生的根本问题。“我们来自何处?又向何处去?”这常常是人生最本质之谜。正因为这样，人生如旅行的感觉，才是不足为奇的。

人生中我们到底要向何处去呢?我们并不知道。人生，是向着未知旅途的漂泊。或者，可以说我们的归宿是死亡。尽管如此，却没有人能够明确地回答死亡是什么。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反过来问，就是来自何方。对于过去的忧虑产生于对将来的忧虑。漂泊的旅行常常伴随着难以捕捉的乡愁。人生漫长，然而人生匆匆，人生的道路遥遥无期而又近在咫尺，因为死亡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脚下。但是，只有在这样的人生中，人们才会不断地梦想。我们顺从我们的想像度过人生，任何人都或多或少是理想主义



的。旅行是人生的缩影，因为我们在旅行时脱离了日常的事物而陷人纯粹的静观，只有对于以平生自明的、已知的事理为前提的人生，才保持了新鲜的感觉。旅行使我们体味人生。我已经阐述了旅行中的遥远感、短暂感和运动感与客观的远近、运动并无关系。我们在旅行时所碰到的常常就是自身、自己。即使在大自然中旅行，我们也总是碰到自身、自己。

人们常常为了寻求解脱而外出旅行。也许，旅行的确能够使人获得解脱吧。但是，如果认为旅行能够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那就错了。所谓解脱，是来自某一事物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不过是消极的自由。人们外出旅行时，总是情绪波动、反复无常，容易心血来潮、冲动一时。如果谁企图利用某人的心血来潮、一时冲动，那么，和他一起出去旅行是再方便不过的办法了。旅行多少使人担些风险，但是，即使担风险，人们在旅行时仍是反复无常、易于冲动的。旅行时的漂泊感就存在于这种冲动的情绪之中。不过，反复无常并非真正的自由。在旅行中，听从冲动情绪行事的人，不可能真正体验旅行。



旅行使我们的好奇心活跃起来，然而，好奇的心理绝不同于真正的研究欲望和求知欲望。好奇心是反复无常的，不愿停留在一个地方认真观察，而是不断地转移。不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不深入到任何一件事物之中，又怎么可能真正了解一件事物呢？好奇心的根子就是飘忽不定的漂泊感。此外，旅行使人伤感。但如果在旅行时只是一味地陷人感伤情绪中，人就不会有任何深刻的见解和独特的感受。

真正的自由是就事理来说的自由。这不仅仅是运动，而是既运动又静止，既静止又运动。这就是动即静，静即动的道理。

智慧隽语

我们顺从我们的想像度过人生，任何人都或多或少是理想主义的。



无常的存在

〔印度〕室利·阿罗宾诺

心灵体现着存在于人身上的最高的力，但这是一种求知中的、迷茫的、本身在不停地挣扎着的力。即使心灵极其明亮之时，它也不过是一线微光的折射罢了。闪耀着圣光的、自由的超心智将是超人的精神，他自在的知识之轮的无限运转、他自发的力量源泉、他永恒的喜悦将使俗世的生命达到和谐的境地。

人不过是虚无而已，但人充满了欲望，他是着迷于高度的侏儒，卑微地要达到那高不可攀的富丽与堂皇。他的心灵在宇宙神灵的万般光彩中是一束黑色的光线。他的生命是奋斗、兴奋和苦难，他受激情摆弄，被悲伤折磨，盲人或哑巴似地渴求着宇宙神灵的提醒。他的身体是物质世界中劳作着的、易逝的尘埃。他不可能是那神秘的大自然



造化的终点。

超越于人的某种生灵存在着，那将是人类的未来。否认其可能性，否认其存在的偏见像大墙一样挡在面前，我们只能通过大墙上的裂口对此依稀而见。不朽的灵魂存在于人身上的某个地方，显示出一些存在的火花。某种永恒的精灵从上面遮庇着人，同时保持着人的天性中灵魂的延续性。然而这个更伟大的精灵由于他自塑人格的硬壳的限制而不可降临，这样，内在的明亮的灵魂被包裹压抑于厚厚的外表之中。

总的来说，有一些灵魂很少运动，大多数灵魂更是无形的。人的灵魂和精灵，看来与其说是人们永恒或看得见的真实的一部分，不如说它们存在于人的天性的背后或上方；与其说它们诞生于肉体，不如说它们处于生的过程；与其说它们是现实的存在物，不如说它们代表了人类意识的可能性。

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是什么，而在于他能做什么。他的



荣耀在于他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和神秘的劳作车间，在这里，神圣的机构正在培育着超人。同时，人也被赋予了一种比其自身更伟大的属性：非低级的创造，正是这种属性使得人本身部分地成为制造这种变更的匠人。要使降临于人的肉体之中的荣耀代替人本身，需要人对这一过程的参与，需要人在意识中有认可和献身的意志，人在世间的渴望正体现了大地对超智慧的创造者的呼唤。

如果人人都在呼唤并且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回答，那么无量而辉煌的变更时代将在眼前了。

智慧箴语

他的荣耀在于他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和神秘的劳作车间，在这里，神圣的机构正在培育着超人。



存在与虚无

〔美〕理查德·泰勒

人害怕虚无，担心它的到来。但虚无与其他威胁不同，它不可阻挡，也不可逃避，人对它无可奈何，即使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济于事。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停滞片刻，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这样做。虚无的逼近，犹如季节的变换，确凿无疑，而且实际上比这更为确凿。不仅如此，虚无是无边无际的，这就使它更为可怕，因为事实上不管从哪方面说，虚无都是无止境的。它不容纳任何相对的事物。当它随着每一次脉搏的消失而临近时，它就像一个巨大而冷酷的深渊一样敞开。它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绝对的性质，而相比之下，即便天体和地球的存在，也似乎是微不足道和易逝的。

几百万年过去了，新的峡谷由于岩石蚀穿而形成，新



的恒星诞生后又消失了，但那终将把我们吞噬的虚无，其威力却未曾减弱分毫。如果人们想像辽阔而空旷的原野上的一粒沙子，这仍然没有对无限的非存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比喻。人们认为，若能将这两者加以对换，使存在像虚无一样无限，使无所不包的虚无减缩到人的存在的短暂限度，这就会令人称心如意了。有时，人们对此所抱的希望如此强烈，以至仅凭神学家的宣言就相信这种对换已成现实。

然而，上述这种想法，这种绝对的确定性和冷酷的必然性，纯粹是人的想像力的产物，毫无真实性可言。在一些神学家的劝诱下，我们希望我们的存在，那灵魂或自我，会比表面看来更持久些，其实，那存在本身早已成为神学家们千方百计想摆脱的虚无的一部分。这就使我们处于一个奇怪而矛盾的境地：我们所深切关心的存在，似乎面临着灭亡危险的存在，我们用一切办法甚至承认是荒唐的办法所力图抓住不放的存在，竟然在一开始就不是真实的。我们凭着希望、信仰，并且依靠形而上学，努力使一团火焰不灭，然而它竟从未放射过一丝光芒。由于被一种



幻想所迷惑，我们看不到这样一点：那冷酷无情、无边无际的东西，即我们的现状，我们由之而来和必定归属的东西，并不是虚无，而是其反面，即存在。

要人们把事物完全倒过来加以想像是不可能的。人们如此深陷于忧郁之中，他们心中如此恐惧和厌烦，他们徒劳无益地企图通过扩大财富和扩大对他人的支配权来巩固自己的存在，这都是不足为奇的。但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那种人人都害怕其消失的东西一开始就不存在，所以，我们无需害怕失去它。

智慧隽语

随着每一次脉搏的消失而临近，它就像一个巨大而冷酷的深渊一样敞开。



不朽者的神话

〔古希腊〕柏拉图

至于灵魂的性质，要详说起来，话就很长，而且要有神人的本领，较简易的而且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是说一说灵魂的大致。我们姑且将灵魂比喻为一种合作的动力，两匹飞马和一位车夫。神所使用的马和车夫都是极好的，而且血统也是极好的，此外一切生物所使用的马和车夫却是复杂不纯的。

就我们人类来说，车夫要驾驭两匹马，一匹驯良，另一匹顽劣，这种驾驭是件麻烦的工作。这里我们要问：所谓“可朽”和“不朽”是怎样被区别开来的呢？凡是有灵魂的都控制着无灵魂的，周游诸天，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状。如果灵魂是完善的、羽毛丰满的，它就飞临上界，主宰宇宙。如果它失去了羽翼，它就向下落，一直落到坚硬



的东西上面才停，于是它就安居在那里，附着在一个尘世的肉体上，由于灵魂固有的动力，它看上去仿佛能自动，这灵魂和肉体的混合就叫做“动物”，再冠上“可朽的”那个形容词。至于“不朽者”之所以被称做“不朽者”，却不是人类理智所能窥测的，我们既没有见过神，又不能对神有一个圆满的观念，只能假想他是一种不朽的动物，兼具灵魂和肉体，而这两个因素是无始无终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关于这问题，我们究竟怎样说，最好委之于神。我们姑且只问灵魂何以失去它的羽翼。

羽翼的本性是带着沉重的物体向高处飞，升到神的境界的，所以在身体各部分之中，它是最近于神灵的。所谓神灵就是美、智、善以及一切类似的品质。灵魂的羽翼要靠这些品质来培养生命力，遇到丑、恶和类似的相反品质，它就要遭到损毁。

诸天的上皇——宙斯，驾驭一辆飞车，领队巡行，主宰着万事万物。随从他的是一群神仙，排成十一队，因为只有赫斯提亚留守神宫，其余列位于十二尊神的，各依指



定的次序，率领一队。诸天界内，赏心悦目的景物，东西来往的路径，都是说不尽的，这些极乐的神仙们在当中徜徉遨游，各尽各的职守，凡是有能力又有愿心的都可以追随他们，因为神仙队中无所谓妒忌。每逢他们设宴娱乐，他们沿着那直陡的路高升，一直升到诸天的绝顶。

智慧隽语

神灵就是美、智、善以及一切类似的品质。



安 宁

〔美〕劳伦斯

宇宙有一个大的扩张和收缩，没有原因，也没有目标或目的。它始终在那儿运行，就像一颗心脏在不停地跳动。它到底是什么——这是永远说不清的。我们只知道结果是人间的天堂，就像那盛开的野玫瑰。

我们就像流淌的血，像一把从虚无飞向永恒，再从永恒飞回虚无的梭子。我们是永恒的扩张——收缩的主体。我们在完美的冲动中飞翔，并且获得安宁。我们抵抗，我们又尝到了先前早已知道的无价值的痛苦。

谁能够预先选择世界呢？所有的法则、所有的知识都适用于那些业已存在于世界上的事物。但是对未知的世界却没有一条法则、一丁点知识。我们不能预先知道，不能



预先宣布。只有当我们安睡在未知的生命之流中，当我们获得了创造的方向，像一只梭子一样在织机上来回穿梭时，我们才能达到理解和默认的完美状态。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纺织成今天这个模式，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同现实达成完美的默契。

从未知的冲动中分离出来的是什么？通过这个孤立的自我意志我们又能获得什么？谁能够通过意志找到通向未知的道路？ 我们被驱赶着，微妙而优美地被生活驱赶着，最罕见的激励就是我们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冲动上安睡，在陌生的涨潮中消逝。现在，潮汐已经上涨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我们被送到上升的尽头。当我们在精神的完美冲动中安睡时，这就是安宁。甚至当我们受到毁灭的夹道鞭打时，那也是安宁。我们现在仍然在纯粹的冲动中安睡。

当我们变得非常安宁时，当内心有一种死寂的沉默时，我们就好像在坟墓中听到了一种新方向的耳语：理智到来了。在我们原先所有的安宁被毁灭之后，在原先的生



活被毁灭而感到痛苦和死亡之后，我们的内心就暗示了一种新生活的满足。

这就是安宁，像一条河一样。安宁就像一条河，滚滚流向创造，流向一个不可知的尽头。对这个尽头，我们充满了信任的狂喜。我们的意志就像方向盘，引导着我们，并使我们忠实地顺从这个潮流。当我们陷入一个错误的潮流中时，我们的意志就成了依赖于方向盘的力量。我们凭借调节好的理性驾驭自己，我们的意志就是在这方面为我们服务的力量。我们的意志决不会因为我们按照纯理性去调整方向盘而感到厌倦。我们的意志十分敏捷，随时准备开船绕过任何障碍，克服任何障碍。我们敏锐的理性在那儿调节方向，我们的意志陪伴我们走完全程。

智慧隽语

现在，潮汐已经上涨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我们被送到上升的尽头。



灵魂的归宿

〔德〕齐美尔

如果人真正达到了他的最高要求，根据他的理想，成为了他想成为的人。或者按照宗教说法，他遵从上帝的要求和允诺修成了真果，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他只不过是把他内在深处已经固有的东西充分加以发挥，或者将它在外界付诸实施。只不过这种实施较为少见，且没有经验，它恰恰吸收了这一新的形式。根据这种观点——这种主张的声音尚不强烈，仅仅是此起彼伏，并未直接跟其他观点唱对台戏——灵魂的完善就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并不意味着成熟的果子就是类似于单纯种子的新东西。

正如天使们让浮士德的灵魂完善不朽时将他当作蝴蝶的蛹来迎接一样，她们唱道："此公如蛹，尚在茧中，竭诚欢迎，作为良朋。石绵裹体，为他解脱，至善至美、天

佑永生。”言外之意是：最内在的东西只需剥去它的外壳和约束就行。灵魂的拯救不必从外部对灵魂进行什么加工或改造，只需从根本上脱去它的外壳，使它成为它本来就是的东西。圣婴的故事也无非意味着，它的完善是遗传继承的，那么我们不必通过努力去获取这种完善，只需好好反省一下将自己内在的潜质挖出来就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圣婴的故事又能意味什么呢？

在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在习俗之中，我们要创造的东西已经够多了，有足够的新形式和新内容等待我们去造就。如果我们要问问这一切行为的意义，要寻求灵魂深处改造的真谛，那么我认为，只要这一切是美好的、神圣的，我们只需让那早就存在着的本质核心亮相就行，使自己在光明和清醒之中看清自己，而在此之前，罪孽和纷乱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在混沌的阴影中看不清自己的轮廓。我们首先要去除笼罩在灵魂上空的一切外在因素及其力量，灵魂摆脱了这一切，灵魂就得到了拯救。“谁正在丢失灵魂，谁就会赢得灵魂！”灵魂正是通过这一途径找到了自己。



同样，通过这一途径可以摆脱一切利己主义，因为利己主义只是灵魂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灵魂期待着某种幸运和保障，以便能够充分利用环境。各种利己主义是灵魂和外在的一种混合，是灵魂自己丢失自己的弯路。

智慧隽语

罪孽和纷乱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在混沌的阴影中看不清自己的轮廓。



新生命

〔俄〕列夫·托尔斯泰

如果我要寻找理智的生命概念，那么我只能满足于明确的、明显的东西，而不想让神秘的、任意的占卜、猜测等东西来破坏这种明确性和明显性。我知道，我凭之生活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我之前生活过的、在已经死去的很多人的生命中形成的。我知道所有遵从理智规律的人，所有使自己的动物性躯体服从理智并表现出爱的力量的人，都是在肉体消失后仍然活在别的人身上的。对我来说知道这一切也就够了，这样一来，那些荒谬的可怕的对死亡的迷信就再也不能折磨我了。

在那些死后仍保持力量，仍在继续产生作用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为什么这些人使自己的个性服从理智之后，将全部生命献给爱之后，从来不可能怀疑，而且



的确从未怀疑过生命不可能毁灭。

在这些人的生命中，我们能找到他们相信生命永恒的信仰基础。然后，当我们深入体会自己的生命之后，我们也能在自身中找到这个基础。基督说，他在生命的幻影消失之后仍将活着。他说这话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肉体生存时就已经步入了真正的生命，而这生命是不能终止的。他在肉体存在的时候已经生活在从另一个生命中心射来的光线之中了，他已向那个中心走去，并且在自己生前就已看见这种光线在照亮他周围的人。每一个抛弃个体的、以理性的、爱的生命生活的人看到的也正是这些。

无论人的活动圈子是多么窄小，无论是基督；是苏格拉底或者是善良的默默无闻的具有自我牺牲的老人、青年、妇女，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为别人的幸福抛弃了个性而活，他在此时此地也就会进入到一种与世界的新的关系中。对这种关系来说，死亡不存在，建立这种关系是所有人一生的事业。



将自己的生命看做是对理智规律的服从的人，将自己的生命看成是爱的表现的人，从这个生命中，一方面可以看到那个新的生命中心射来的光线，他正走向这个中心。另一方面他会看到这种他用生命引来的光，正对周围的人发生着作用，而这必然使他产生无疑的信仰：生命不会削弱，不会死亡，只会永恒地加强。对永生的信仰不可能从随便什么人那里得到，人不可能说服自己相信永生。为了具有永生的信仰，就应当让永生存在。而为了让永生存在，就应当理解自己的生命存在于不可能死的那个东西里。因此，只有做了自己生命事业的人，只有在这个生命中建立了他身上容纳不了的与世界的新关系的人才能相信未来的生命。

智慧箴语

他已在向那个中心走去，并且在自己生前就已看见这种光线在照亮他周围的人。



天道自然

〔德〕歌　德

她以肉眼看不见的演出自娱，对于我们，她的演出是极为重要的。

她使每个儿童都来研究她，每个傻瓜都来判断她，可是成千上万的人从她身边走过，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而她却从所有这些人身上得到乐趣，发现她的益处。

人即使是在抗拒她的规律的时候，也是在服从她的规律，既反对她，又离不开她。

她的每一种赐予都是好的，因为首先她赐予的都是人不可或缺的。她姗姗而来，害得我们望眼欲穿；她匆匆而去，为的是使我们不致对她感到厌倦。

CHINA

她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但是她创造出了能够感受和说话的心灵和舌头。

她的最高荣誉是爱。我们只有通过爱才能同她接近。她使所有的事物各个有别，但所有这些事物却极力要融合到一起。她使事物互不雷同，其实正是要使它们融合成一体。她用她那爱之杯里的玉液琼浆补偿我们生活中的不胜烦恼。

她就是一切。她酬赏自己又惩罚自己。她从自己身上得到喜悦，但又感到苦恼。她既粗鲁又温柔，既仁爱又凶恶，既软弱又力大无穷。每个事物都永远是她的化身。她不知道什么叫过去或将来，她的永恒是现在，她仁慈为怀。我赞美她的一切创造，她又聪慧又寡言，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她来解释她自己，或者恫吓她要她献出她不愿献出的礼物。她诡计多端，但都是出于善意，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在意她的狡猾。

她本身就完满无缺，可是她还在追求那永无止境的完



满。她现在是这样，而且永远都是这样。

人人看来，她都是借他们个人的形式显露她自己的。她让她自己隐藏到无数名字和称号之中，但她的本色却永远不变。

她将我置于这个世界，又要把我领出这个世界。我把自己寄托给她，她可以凭她的意愿对待我，她不会厌恶她自己的作品。我并没有讲她什么。没有！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都由她自己讲。每一件事物都是她的过失，也都是她的功劳。

智慧隽语

她将自己隐藏在千百种名字和称号之中，但她的本色却永远不变。



生命概念

〔法〕史怀泽

敬畏生命，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上的大事。自然不懂得敬畏生命。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产生着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毁灭着它们。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等级，都对生命有着可怕的无知。他们只有生命意志，但不能体验发生在其他生命中的一切。他们痛苦，但不能共同痛苦。自然抚育的生命意志陷于难以理解的自我分裂之中。生命以其他生命为代价才得以生存下去。自然让生命去干最可怕的残忍事情，自然通过本能引导昆虫，让它们用毒刺在其他昆虫身上扎洞，然后产卵于其中。那些由卵发育而成的昆虫靠毛虫过活，这些毛虫则应被折磨至死。为了杀死可怜的小生命，自然引导蚂蚁成群结队地去攻击它们。看一看蜘蛛吧！自然教给它的手艺是多么残酷。



从外部看，自然是美好而壮丽的，但认识它则是可怕的。它的残忍毫无意义！最宝贵的生命成为最低级生命的牺牲品。例如，一个儿童感染了结核病菌。接着，这种最低级生物就在儿童的最高贵机体内繁殖起来，结果导致这个儿童的痛苦和夭亡。在非洲，每当我检验昏睡病人的血液时，我总是感到吃惊。为什么这些人的脸痛苦得变了形并不断呻吟："我的头，我的头！"为什么他们必须彻夜哭泣并痛苦地死去？ 这是因为，在显微镜下人们可以看见10～40‰毫米的白色细菌。即使它们数量很少，以至于为了找到一个，我有时得花上几个小时。

由于生命意志神秘的自我分裂，生命就这样相互争斗，给其他生命带来痛苦或死亡。这一切尽管无罪，却是有过的。自然教导的是这种残忍的利己主义。当然，自然也教导生物，在它需要时给自己的后代以爱和帮助。只有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残忍的利己主义才得以中断。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动物能与自己的后代共同感受，能以直至死亡的自我牺牲精神爱它的后代，但拒绝与非其属类的生命休戚与共。



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就像一条漆黑的峡谷，光明仅仅停留在山峰之上。所有的生命都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只有一种生命能摆脱黑暗，看到光明。这种生命是最高的生命，人。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他生物苦陷于其中的无知。

这一认识是存在发展中的大事。真理和善由此显现于世，光明驱散了黑暗，人们获得了最深刻的生命概念。共同体验的生命，由此在其存在中感受到整个世界的波浪冲击，达到自我意识，结束了作为个别的存在，使我们之外的生存涌入我们的生存。

智慧身语

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于其中的无知。



起　因

〔英〕雪　莱

智力体系最精密的演绎所展示的人生观是统一的。万物以其被感知的方式存在着，人们以“观念”与“外在客体”之名粗浅地对思维的两种类型加以区分，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是名义上的。同理，依照这种演绎方式，各不相同的个体意识（它与我们现在正在使用以审度自身本性的东西相类似）也同样可能只是一种幻觉。“我”、“你”、“他们”这些词语并不是标志观念集合体实际区别的符号，只不过是人们用来指示心灵的不同变化的修饰语与符号。

不过，请不要误以为这种学说导致了这样一个狂妄的推论，即：我，一个现在正在写作、思考的人，就代表那“一个心灵”。我，只不过是它的一部分。“我”、



"你"、"他们"这些词不过是为了排列组合而创设的语法手段，根本不带通常附属于它们的那种严格、专一的意义。找到合适的名称来表达"理性哲学"所传递给我们的那种微妙的观念是很难的。我们正濒临为词语所抛弃的边缘。如果我们俯视一下自身无知的黑暗深渊，我们会头晕目眩，我们将何等惊异!

不过，事物之间的关系没有因任何"体系"而变更。所谓"事物"一词，我们可将它理解为思想的任何客体，也可以是任何明彻的分辨力对之进行思考的思想。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仍然未变，并成为我们获取知识的原材料。

人生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人生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在主宰人生？有史以来，人类煞费苦心地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其结果为——诉诸宗教。然而，万物的基础不可能是通俗哲学所宣称的意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意识（倘若我们逾越了对意识属性切实体验这一范畴，一切论证将显得多么徒劳无益！）不可能被创造，它只能被感知。尽管意识被说成是人生的原



因，然而，“原因”一词不过反映出了人类意识的一种状态。它表达的是人们所理解的彼此相关的两个观念相互关联的一种方式。倘若任何人想知道运用通俗哲学来解答这一重大问题是何等力不从心，那么他们只需不带偏见地回顾一下自己意识中的各种观念是如何发展的就可以了。意识的来源，也即存在的来源，是和意识本身毫不相同的。

智慧箴语

如果我们俯视一下自身无知的黑暗深渊，我们会头晕目眩，我们将何等惊异！



最后根源

〔古罗马〕普洛丁

这宇宙，假如我们承认它本身及其所有事物都是派生的，让我们这样设想：它的创造者匠心独运，发明大地，将大地置于中央。然后发明水，以水灌于地面上。于是安排万物，整顿苍天。然后发明生灵，授予每一生灵以它现有的形状、内脏和外表，并按照自己的设计安置它们。试问创造者是这样进行创造吗？这样的设想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他既未见过万象，又怎能发明呢？倘若说他从别处学来，他也不能像今天的艺人用手和工具来工作，因为手和脚是后来才有的。所以，惟一的可能是万象本来存在于另一境界，与彼岸的事物直接为邻，毫无隔阂，因而它们所反映的彼岸事物的面影或形象突然出现，仿佛是它们自发的，或是由普遍的或个别的心灵所授予（在这场合是一样的）。



总之，此岸的一切是自彼岸而来，而且在彼岸时显得更美。因为此岸的事物是掺杂的，而彼岸的事物是纯粹的。所以万象自始至终被纳入模式之中，首先，物质纳入元素的模式中，模式之上另有模式，如此层出不穷，因此就很难发现那隐藏于许多模式之下的物质。此外，既然物质是最基本的模式，每一事物就是一个模式，万物皆为模式，因为模式是万物的原型。造化是无声无息的，因为万物的创造者就是本质和模式，所以造化之工并无困难。万物的创造仿佛一蹴而就，所以毫无障碍。今天，创造在支配着一切，虽然万物之间相容或彼此障碍，但决不会有什么阻碍着创造，因为创造始终是进行不息的。

我相信，倘若我们自己就是原型，是本质同时也是模式，倘若彼岸的创造的模式就是我们的本质，我们的创造也将毫无困难地降伏物质，即使是人也能创造出异己的模式。然而，一旦成为人，他就不再是宇宙的整体，他必须摆脱凡胎俗骨，才能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升入上界并且统治整个宇宙”。因为只有变成整体，才能创造整体。



我这番话的目的在于指出：你虽然能说明大地为什么居于中央，为什么它是圆形的，在彼岸却不然，并不是因为万物应该如此，所以如此决定，而是因为万物本来如此，所以如此美好。这就好像在因果推理中先有了结论，而这结论却不是从前提产生，因为它不是从因果关系或逻辑推理求得的，而是先于因果关系或逻辑推理而存在，而推论、证明、论据等等都是后来的事情。因为它是根源，万物自此而化育。根源的原因，尤其是这种最后根源的原因，是不可探求的！这种根源就是终极，它既是根源又是终极，它是一切一切，毫无缺陷。

智慧隽语

并不是因为万物应该如此，所以如此决定，而是因为万物本来如此，所以如此美好。



阿弗罗狄忒之花

如果你歌颂美，即使你是在沙漠的中心，你也会有听众。

——纪伯伦



量

〔英〕荷迦兹

高大的树林、雄伟的教堂和宫殿，是多么庄严，多么可爱！甚至仅仅一棵枝叶广被的橡树，当它长成时，不是也赢得了“神木解 ”的声望！

温莎城堡是表示量的效果的一个高尚的例子。它简洁的、层次清晰的、巍峨的建筑模式，从远处就以一种不寻常的宏大庄严引起我们的注意。量与单纯的结合，使它成为全国最美的建筑物之一，虽然它并没有任何正规的建筑样式。

巴黎罗浮宫的正面，也是以其量惊人。这部分建筑物被公认为是法国建筑中最美好的，虽然有许多建筑物，纵使不比它高，在所有其他方面也都可以与它媲美，只是在



量上比不上它。

有哪个人面对着那精心装饰过的埃及的庞大建筑，看着它的整体和装饰着它的许多巨大雕刻时，会无动于衷呢?

大象和鲸鱼以它们笨重的巨大讨我们欢喜。甚至身材高大的人物，仅仅因为他们高大，就令人尊敬。是的，量加到人身上，常常会弥补他身体上的缺陷。

国王的皇袍总是做得又宽又大，因为这使他看起来很庄严，适合于他那显要的职位。法官的礼服由于所容的量，使人感到一种可敬畏的庄严，当那衣裾被拉起来的时候，从法官的肩头向下一直到拉衣裾人的手，有一条宏大的波浪形线条。当衣裾被轻轻地放到旁边的时候，它总是形成各种折痕，这些折痕也很显眼、引人注意。

远胜过欧洲的东方人所穿的衣服的庄严，不仅是由于华贵，同样也是由于它的量。



总之，量能在秀美之上加上伟大。但是，要避免过量，否则就会变成笨拙、沉重，甚至可笑了。

底部张开的假发，像狮子的鬃毛，具有一种高贵的样子，不仅能增加人容貌的庄严，而且使人显得聪明，如果戴上一个再大一倍的假发，就会变得诙谐了。如果一个不合适的人戴上，则会显得可笑。

不合适或不相合的过量出现时，总会引人发笑。尤其是当这些过量的形状并不优雅时，也就是说，它们是由没有变化的线条组成时，那就更会引人发笑。

智慧箴语

远胜过欧洲的东方人所着的衣服的庄严，不仅是由于华贵，同样地也是由于它的量。



变化是美的

〔英〕柏　克

美的对象的一个主要特性是：它的各部分线条不断地变换它们的方向。但它们是通过一种非常缓慢的偏离而变换方向的，它们从来不迅速地变换方向使人觉得意外，或者以它们的锐角引起视觉神经的痉挛或震动。没有一件长久保持同一个样子的东西能够是美的，也没有一件突然发生变化的东西能够是美的。因为两者都与令人愉快的松弛舒畅相对立，而松弛舒畅却是美所特有的效果。在所有的感觉里都是这样。

我们走和缓的下坡路时遇到的阻力最小，沿着直线运动是仅次于它的活动方式。然而走直线在使我们感到最不疲劳这方面却不是仅次于走下坡的活动方式。休息当然使人松弛舒畅，可是还有一种运动比休息更使人松弛舒畅，



那就是一种时上时下的和缓的摇摆运动。摇动比绝对的静止更易于使孩子入睡。在那种年纪，几乎没有任何活动比轻轻地举上降下给人更大的快感了。保姆和孩子们的玩耍方法，以及孩子们视为心爱娱乐的荡秋千，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大多数人一定曾经注意到自己坐在一辆舒服的马车里，在和缓地上下起伏不平坦的草地上疾驰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感觉。这给人以一种更好的美的观念，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更好地指明美的可能原因。相反地，当一个人坐车在一条崎岖的、铺碎石的、起伏不平的道路上疾驰时，由于突然的崎岖不平而感到的痛苦则说明为什么类似的视觉、感觉和声音同美如此格格不入。

对于感觉来说，无论我把我的手沿着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的表面移动，或者这样的物体沿着我的手移动，在其效果上是完全相同的，或者差不多是相同的。但是，让我们把这种感觉的类似再反过去应用于眼睛，假如呈现在感官面前的物体具有一种波浪形起伏的表面，使从它反射出



来的光线连续不断缓慢地从最强的光向最弱的光偏移(在表面逐渐起伏的情况下总是这样)，那么它对眼睛或触觉产生的影响一定是完全相似的。在这两者之中，它对一个是直接起作用的，对另一个则间接起作用。

假如构成这个物体的表面线条不是始终不变或者以一种方式变化从而可能叫人厌倦或使注意力涣散的话，那么这个物体将是美的。变化本身也必须继续不断。

智慧隽语

没有一件长久保持同一样子的东西能够是美的，也没有一件突然发生变化的东西能够是美的。



残与丑

〔英〕培　根

残废和丑陋的人通常向自然报复。自然欺负他们，他们也欺负自然，一报还一报。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正如《圣经》所说，是“天性凉薄”的，所以他们对自然进行报复。

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确存在着自然的比例关系，而如果自然在一个地方犯了错误，那么，很有理由担心，它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冒险。但由于人享有选择自己的精神结构形式的权利，那么，在他的肉体缺陷还没有变化的条件下，那些决定气质的星宿有时会被科学和美德的光辉所遮掩，正如小星的弱光被太阳的强光所遮掩一样。因此，最好不要把残疾和丑看成是凶恶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特征，而应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很少不引起后果的原因。



凡是身带招致轻蔑的缺点(它是无法摆脱的)的人，都经常会努力去抵御这种鄙视。正因为这样，残疾人往往是非常勇敢的。起初是为了自卫，后来却成了习惯。同一原因使他们比别人聪明，对缺陷更有洞察力，以便随时准备反击和报复。其次，残疾本身也预先防止了在这方面自然条件比他们优越，永远有权随心所欲地鄙视他们的人对他们的妒忌。他们天生的不利条件使竞争角逐的对手失去警惕，以为他们永无升迁的可能。

对于大智者来说，残疾反倒成了升迁的工具，成了使人飞黄腾达的条件。古时的君主(在某些国家里现在仍然如此)对太监非常信任，因为备尝鄙视的人，通常十分忠于惟一的庇护者。但是，给予他们的信任只是一些带屈辱性质的嘱咐：不是把他们当作大臣和才华出众的将军，而是叫他们充当奸细和密探。

貌丑的人也是这样，由于我们已经指出的同一原因，如果他们是有魄力的人，那么，他们敢于去做一切，以摆脱鄙视，——不管是通过建立德行还是犯下罪行的途径。



因此，不必感到惊讶，这些被自然欺负了的人们有时成了伟大的人物，像阿盖西劳斯、杉格尔、伊索、加斯喀都是这样，苏格拉底以及许多别的人也可以归入此列。

智慧箴语

他们比别人聪明，对缺陷更有洞察力，以便随时准备反击和报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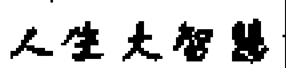


面孔

〔德〕康 德

人们也与高贵的面孔相对而言来谈论粗俗的面孔。高贵的面孔无非是指带着讨好于人的优雅举止而自以为是、装腔作势。这种讨好于人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能滋长出来，因为人们相互磨擦已将自己的棱角磨光了。所以那些在乡下生长和受教育的官员，当他们带着家眷被提升到城里体面职务上来时，哪怕只是与其身份相当地来见习这一职务，不仅在他们的举止上，甚至在他们的面部表情上也显示出某种粗俗。他们由于差不多只和自己的下属打交道，曾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为所欲为，所以他们的面部肌肉不具有一种柔韧性，以便在与更尊贵、更卑微或是平等的人相处时，培养出适于和他们交往，也适应于伴随这种交往的激情的神态变化。这种神态变化并不能损害什么尊严，却可以在社交中促成一种好印象。





反之，精于城市规矩的那些同样等级的人，由于意识到自己具有优越性，就使这种意识通过长期练习成为习惯，而以固定特征刻印在他们的面孔上。

如果那些恭顺的人在长期机械性的祈祷仪式中受到训练，并因此似乎僵化了，他们就能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或文化领域方面，就其所及的范围而言给整个民族带来某些国民性，这种国民性甚至以面相学的方式表现为他们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希腊艺术家头脑里甚至产生过一种(神或英雄)面部形态的理想，它应当被表现得永远年轻，同时又显出摆脱一切激情的静穆(在圆雕、浮雕和凹雕中)，而不掺杂魅力在内。

在希腊人的侧面像的垂直面上，眼睛的位置比依据我们的鉴赏力所应取的位置要更深陷，甚至美第奇的维纳斯也缺乏这种魅惑力。其原因也许在于：理想应当是一个确定不变的标准，所以一个从脸上凸出来，在额头下面形成一定角度的鼻子(这角度可大可小)，不会像有规律的被要求的那样，提供一个相貌的确定规则。甚至现代的希腊



人，尽管他们一直具有着依民族遗传性构造的身体结构，却不具有面部那种严格的侧面垂直线，这一垂直线似乎证明了作为典范的艺术品的理想性。按照这种神话的模型，双眼凹陷得较深，鼻根旁边则被阴影遮去一部分。相反，在现代人那里，这些已被看作是美的面貌，如果鼻子从眉心处(即鼻根上的凹陷处)带一点小小的起伏，就会让人觉得更美些。

智慧秀语

精于城市规矩的那些同样等级的人，由于意识到自己具有优越性，就使这种意识通过长期练习成为习惯，而以固定特征刻印在他们的面孔上。



特　质

〔英〕休　谟

各种各样的美带给我们特殊的高兴和愉快。正如丑产生痛苦一样，不论它是寓于什么主体中，也不论它是在有生物或无生物中被观察到。美或丑如果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那么这种快乐或不快必然会转化成孤傲或谦卑，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它已具备了可以产生印象和观察的一切必需条件。这些对立的感觉是和对立的情感互相关联着的。美或丑与自我——这两种情感的对象——密切地关联着。因此，无怪我们自己的美变为骄傲的对象，而丑变为谦卑的对象了。

容貌和体态的这种作用，不但表明骄傲和谦卑两种情感在具备了人所要求的全部条件以后才能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从而证明了这种作用还可以用作一个更有力的、更有



说服力的论证。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哲学或常识所提出来用以说明美和丑的差别的一切假设，我们就将发现，这些假设全部都归结到这一点上：美是部分的秩序和结构，它们由于我们天性的原始组织，或是由于习惯，或是由于爱好，适于使灵魂产生快乐和满意。这就是美的特征，并构成美与丑的全部差异，丑的自然倾向是令人产生不快。因此，快乐和痛苦不但是美和丑的必然伴随物，而且还构成它们的本质。的确，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所赞赏的动物的或其他对象的大部分的美是由方便和效用的观念得来的，那么我们将毫不迟疑地同意这个意见。

对一种动物而言产生体力的那种体形是美的；而对另一种动物来说，表示轻捷的体形是美的。一座宫殿的式样和方便对它的美来说，正像它的单纯的形状和外观同样是必要的。同样，建筑学的规则也要求柱顶应比柱基尖细，这是因为那样的形状为我们传来一种令人愉快的安全观念，而相反的形状就使我们顾虑到危险。这种顾虑是令人不快的。



根据这一类无数的例子，并由于考虑到美和机智同样是不能被定义的，而只能借着一种鉴别力或感觉被人辨识，我们就可以断言，美只是产生快乐的形象，正如丑是传来痛苦的物体部分一样。而且产生痛苦和快乐的能力既然在这种方式下成为美和丑的本质，这些性质的全部效果必然都是由感觉得来的。这些效果中主要有骄傲与谦卑，这在其全部效果中是最通常而且是最显著的。

智慧隽语

美或丑如果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那么这种快乐或不快必然会转化成孤傲或谦卑。



美与实用

〔英〕柏　克

猴子长得非常适合于奔跑、跳跃、抓扭和爬行，但在人类的眼里很少有动物看起来比猴子更不美了。我需要谈一谈象的鼻子，象的鼻子有着各种各样的用途，但对于象的美却不起任何作用。狼长得多么适合于奔跑和跳跃！狮子为了格斗而武装得多么好！但难道有人会因此认为象、狼和狮子是美的吗？我相信不会有人认为人的双腿是和马、狗、鹿及其他动物的腿一样适合于奔跑，至少在外形上就不是这样的，但我相信一条长得匀整的人腿在美的方面将被认为远远胜过所有这些动物的腿。

倘若躯体各部分的适宜性是使它们形式可爱的因素，那么这些部分的实际使用无疑地应该大大提高这种可爱的程度，但情况却远非如此，虽然根据另一个原理，有的时



候确实是这样的。鸟飞的时候不如它栖息的时候美丽。还有一些很少看到它们起飞的家禽并不因此而稍减其美。鸟类在形式上同兽类和人有着极大的不同，除非考虑到鸟类躯体各部分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你不可能根据适宜性的原理承认鸟类的身上有什么令人愉快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见过孔雀起飞，但远在我考虑孔雀的形式是否适合于飞翔以前，我就被它那异常的美迷住了，它这种美使它胜过世界上许多出色的飞禽，尽管据我所见，它的生活方式很像猪的生活方式，猪就是和孔雀一起养在院子里的。公鸡和母鸡以及其他这类家禽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它们在体形上属于飞禽类，但在行动方式上却同人类和兽类没有很大的区别。

撇开这些人类以外的例子不谈，可以考虑一下：倘若我们人类自身的美是和效用有关的话，男人就该比女人更加可爱，强壮和敏捷就该被认为是惟一的美。但是用美这个名词去称呼强壮，只用一种名称去称呼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不同的女神维纳斯和大力士海格力斯所具有的品质，这



必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概念混乱和名词的滥用。

我猜想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时常见到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躯体的一些部分既美丽又适应于它们的目的，我们受到一种诡辩的欺骗，这种诡辩将这种适应性说成是一种原因，而实际上它只是一种附着物。下面是苍蝇的诡辩：苍蝇认为自己带起了一大片尘埃，因为它站在一辆真正带起尘埃的战车上面。但实际上却是尘埃把它举起。胃、肺、肝等等器官都最适合于它们的目的，然而它们决没有什么美。此外，人们也无法从许多非常美的东西身上找到任何效用。

智慧身语

倘若我们人类本身的美是和效用有关的话，男人就该比女人更加可爱，强壮和敏捷就该被认为是惟一的美。



赏心悦目

〔美〕艾德勒

不管观赏什么，只要我们能从中得到可享受美这种超功利的或精神上的快乐，就能将休息引人我们的生活。这样，令人愉悦的美这种善，就成了我们美好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在于为我们提供我们大家所需要的休息。

总之，我们不要忘记，令人愉悦的美的休息不仅仅限于对感官物体的观赏。在观赏纯粹智性物体时，即在对我们所了解的真理的沉思中，也能得到令人愉悦的美。伯特兰·罗素曾写道："从正面的角度看，数学不仅仅占有真理，并且拥有至上的美，冰冷而严峻的美……，它不触及我们脆弱的本性，也没有绘画或音乐那种绚丽的装饰……"或者像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在有关欧几里得的十



四行诗里开头所写的那样："只有欧几里得一个人看到了赤裸裸的美。"

一方面，我们考虑真理的可愉快的美，另一方面又要记住，那些有存在性完美的事物所具有的可赞赏的美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善，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真。只有这样，我们最后才能对济慈所写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有所理解，即使他继而写的"在世界上，你只知道这些，也只需知道这些"这句话未必是真理。

只有当我们将令人愉快的美以及这种美所给予我们的休息引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才能完全成功地追求到幸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使自己过上好日子，就需要我们不论到天涯海角也要去寻求美吗?

我们多数人的经历证明，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美的享受是"找到我们门上来的"，我们并不刻意追求。我们去看棒球赛，参观博物馆或听音乐会，或许是希望会有那令人心醉的时刻。不过，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的，希望有



这种时刻与刻意追求是不同的。

在这方面，我们最多只能去某地，观看表演或一些项目比赛，给自己创造机遇。至于这种善是否能降临到我们身上，那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因为它终究是一种机遇，而不是可选择的善。

智慧箴语

美的享受是“找到我们门上来的”，我们并不刻意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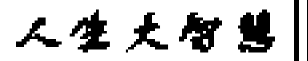
旅行中

〔法〕阿　兰

时值假期，世界上到处都是从一地赶往另一地的旅客，他们显然想在很少的时间内看到很多东西。如果是为了丰富话题，这样做再好也不过了，因为提到许多地名足佐谈资，可以占据谈话时间。但是，如果他们旅行是为了自己，为了真正看到一些东西，我就不理解他们了。人们走马观花看到的东西差别不大。一道山涧不过是一道山涧，以高速度周游世界的人，倦游回来的脑子里保存的记忆不比他出发时丰富多少。

事物的丰富多彩体现于它们的细部。观赏景物，应是浏览各个细部，在每一细部上稍作停留，然后重新用一瞥把握整体。我不知道别人能否很快做完上面这些事情，然后赶往另一个目标，我肯定做不到。里昂的居民是幸福





的，因为他们每天可以朝一件美丽的东西望上一眼，比如说他们可以像欣赏挂在家里的一幅画一样欣赏圣图昂大教堂。

反之，人们参观完毕某一博物馆或某一旅游地点，事后留下的印象几乎总是一片模糊，好像一幅线条不分明的灰色画。

按我的趣味，旅行应是一次只走一两米路，不时停下来再次察看同一景物呈现的新面貌。我经常离开正道，到左边或右边小坐片刻。观察的角度一变，一切跟着变化，而得到的收益胜过走一百公里路。

如果我从一条山涧走向另一条山涧，我找到的总是同一条山涧；如果我从一块岩石走向另一块岩石，我每走一步，同一条山涧就会显示不同的面貌；如果我回到一件已经见过的东西上去，这件东西果真会比一件新的东西更加打动我，而且它确实变成一件新的东西了。问题仅在于选择一种丰富多彩的景色，以免因为习以为常而无动于衷。



不过应该进一步说，随着人们学会更好地观察事物，平淡无奇的景色也会蕴藏无穷的快乐。再进一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可以看到星空，这个美丽的深渊。

智慧隽语

如果我回到一件已经见过的东西上去，这件东西果真会比一件新的东西更加打动我。



真正的女性美

〔日〕池田大作

若问生命自身的美是从哪里来的，我想，它来自许多方面，比如：富有女人味的温柔和纯真、在广博的教育中形成的才智、认定正确的事情就决不退让半步的坚定信念，还有健康、幸福等等。

美绝没有固定的模式。那种人工的假面式的装饰，非但不美，反而更丑。一个人若充分发挥自己天生的特性，并加以提高，他特有的美就会自然地显示出来，而且会更加精致。

在人的一切举止中都包含着美。年轻人身上有生气勃勃的美，精神焕发的健康体魄也很美。打个比方说，年轻人的美就像春天，而在老人身上，美具有秋天素雅淡泊的



韵味。总之，可以说，所有人类孜孜不倦的建设都是美的，而消极懒惰是丑陋的。佛学有一句名言，叫“自体显照”，我想：只要充分发挥生命中原有的力量，一个人就能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年龄的真正的美。

许多人认为，美人和青春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再漂亮的女人，只要上了年纪，就不能称之为美人了，这是个常识。但是，所谓女人的美，当然是不同的，有十几岁的美，有三十几岁的美，也有五十几岁的美。如果你要求五十多岁的女性具有二十岁时的美，你就会认为老年是丑陋的。而如果你认识到，与各自的年龄相应，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美，你就会明白，正是那些年龄越大，内在美的光辉越灿烂的女人，才能称作真正的美人。知道什么是适合自己的美，并让它充分显示出来，这不正是女性必要的修养重点吗?

所谓美也是在与丑的对比中才显示出来的。丑就包含在“生活是痛苦”的思想中，包含在相互对立、憎恶的动物性情感中。战争也好，对立的哲学也好，都是这样产生



的。有些人随便批评攻击他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这时他是最丑的。有些女人因为吃醋攻击别人的弱点，揭开别人的疮疤，或者对小广播之类特别起劲，这种女人是最丑的。

真正的美包含在“生活就是欢乐”的思想中，包含在富有人性的积极情感中。无论对自然，还是对人，你都十分谦虚、十分尊重，并怀着善意理解对方，这时你就有了美。只要热情地唤起人类共同的深厚情感，你就能创造出这样的美，好好培育这样的美，它就会变成崇高。

智慧隽语

只要充分发挥生命中原有的力量，就能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年龄的真正的美。



心 底

〔印度〕克利希那穆尔提

你们这些女孩、男孩和老人正在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美是什么?服装的干净、整洁、一个微笑、一种优雅的姿态、走路的节奏、插在头发上的一朵花、好的风度、演讲的清晰、有创见的思想、能体谅别人、遵守时间——所有这一切都是美的一部分。但它们又仅仅是在表面上，难道不是吗?那么，所有存在的事物都会变成美的事物吗?或者，是否有更深刻一些的事物呢?

有形式的美、图样的美、生命的美。当一棵树枝叶茂盛时，你注意到它的可爱形状，或注意到一棵倚天独立的树的奇特精致吗?看到这样的事物是美的，但它们都是更深的事物的肤浅表象。那么我们所谓的美又是什么呢?



你可以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一张刮得很干净的脸，你可以穿着很得体并使姿态变得优雅，你可以很好地画出或描写景色的优美，但若是没有心灵深处的良好德性，所有美的外在装饰都只能引导出一种非常肤浅的、老于世故的生命，一种没有更大意义的生命。

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真正的美是什么，难道这不是必需的吗?请你注意，我并不是在说我们应该避免美的外在表现。我们都必须有好的风度，我们确实要穿着干净和得体，并不是为了出风头。我们必须遵守时间，保持头脑清晰。这些事情是必需的，而且它们造成了一种令人愉快的气氛。但是，依靠它们自身，它们是没有更大意义的。

赋予外在的形式、运动以雅致和一种特别的优美的是心灵深处的美。但是，这种缺少人的生命就会变得非常浅薄的心灵深处的美是什么呢?你是否曾想过这一点?可能没有。你太忙，你的精神已被学习，被互相之间的游戏、谈话、开玩笑和戏弄占据了。但是，正确教育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你去发现什么是心灵深处的美，没有它，外在的形



式与运动将毫无意义。而美的这种深刻鉴赏是你自己生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一种浅薄的精神能欣赏美吗?它可以谈论美，但它能体验到观看一些真正可爱的事物时所涌现出的巨大快乐吗?当精神仅仅是关心它自己以及自身所拥有的活动时，它不是美的。无论它做什么，它都是丑的和有限的，因此，它不具有认识美是什么的能力。反之，一种不关心自己并摆脱了野心的精神，一种没有陷入自身拥有的愿望或被自身拥有的对成功的追求所驾驭的精神——这样一种精神才是不浅薄的，而且它能在良好的德性中成熟。

智慧箴语

赋予外在的形式、运动以雅致和一种特别的优美的是心灵深处的美。



美，在你的心中

〔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世界上不仅存在着人们需要的、有益的事物，而且也存在着美好的事物。从人成为人的时候起，从人观赏美丽的花瓣和晚霞并被深深吸引的时候起，他就开始审视他自己。美已经为人所了解。

美是一种深刻的、只有人才能理解的东西，它不以我们的思想和意志为转移，但人可以发现美、认识美。美就在人的心中。没有人的意识，就不可能有美的存在。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美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欢乐。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能看到深奥的蓝色的天空、群星的闪烁、晚霞泛起绯红色的余晖、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的薄雾、刮风天之前的血红晚



霞、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三月积雪中倒映的青色暗影、蔚蓝色天空中飞行的仙鹤、清晨万千露珠中反射出来的阳光、阴霾的天空中铅灰色的烟雨、丁香丛中的紫色云彩、娇嫩的草茎和早春雪化时开花的风铃草，人看到这一切，由于对美的惊奇，他们开始到各处创造新的美。

愿你在美的面前叹为观止，到那时，你心中的美德也会焕发出光彩。人的面前之所以展现出生活的欢乐，就因为他听到树叶的沙沙声和虫儿的鸣叫声，欢乐小溪的淙淙声和夏日空中云雀的银铃般的鸣啭声，雪花飘落时的轻微沙沙声和窗外狂风悲惨的呼号声，波浪轻柔的拍溅声和夜间深沉的静谧——他屏息倾听着这千百年来充满生机的奇妙乐章。你也要善于倾听这种乐章。珍惜美吧，保护美吧。

忘我地劳动吧，假如你想成为一个美好的人。你的劳动应使你感到自己是所爱事业的创造者、能工巧匠和主人；你的劳动应使你的目光反映出人类的伟大幸福——富有创造性的幸福和崇高精神。外貌应当来源于内在道德



美。爱好创造性劳动会使人的外貌增添光彩，使面容显得更清秀、更富有表情。

美是培养心灵敏感的强有力手段。这是一个高度，你从这个高度可以看到没有对美好事物的理解和感受，没有欢乐和崇高精神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美是照耀世界的灿烂之光，有了它你能看到真理和善良，依靠它你会体验到忠诚献身和毫不妥协的精神，美能教育你认清邪恶并与之斗争。我将美称为心灵的健身体操——它可以矫正我们的精神、良心、情感和信念。美是一面镜子，你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照见你自己，从而让自己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

智慧身语

愿你在美的面前叹为观止，到那时，你心中的美德也会焕发出光彩。



品德的标记

〔美〕爱默生

不同于女人的柔弱之美，高尚神圣的美是和人类的意志相配合的。“美”是上帝为品德规定的标记。一切自然界的活动都是优美的，一切英雄行为也都合乎人情，并且能使行为发生的地点与旁观者感到光荣。伟大的行动教导我们，宇宙是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的财产。每个有理性的人把万物当作他的财富与祖业。如果他愿意，那就是他的。他可以放弃他的财富，也可以像大多数人那样躲在一角，舍弃他的王国，但活在世上却是他固有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思想与意志，他把世界看成是属于自己的。

萨勒斯特曾经说：“凡人们为其耕耘，为其建造或为其航行之物，无一不以美为准则。”吉本曾经说：“风流永远站在最能干的航海家一边。”天上的日月星辰又何尝



不是这样。当一个高尚的行动发生的时候——也许发生在自然界美景如画的地方。当利奥尼达斯率300勇士一日间英勇牺牲，从而惊动了陡峭的塞尔默峡谷上空的太阳与月亮的时候；当阿诺德·温克尔里德在雪崩爆发的阿尔卑斯山，为了替自己的同伴们突破奥军防线而身中无数矛枪的时候。难道不值得在这些英雄们壮烈的事迹上添加几笔对美景的描绘吗?当哥伦布的帆船驶近美洲海岸的时候——前面是从小茅屋里逃出来的成队的野人，后面是大海，周围是印第安群岛上被日光染成紫色的山峦。我们能将人和活生生的背景拆开吗?美洲大陆的棕榈林和大草原难道不是替他穿上了一件合身的盛装吗?

大自然的美总是像空气一样偷偷地溜进伟大的行动之中。当亨利文爵士因拥护英国的法律坐着雪橇被拉上塔山处死的时候，围观者之一对他喊道："这是你一生中最光荣的宝座呀!"查理二世为恫吓伦敦市民，让爱国志士拉塞尔勋爵在去断头台的一路上乘坐敞篷马车穿过市内主要街道。"但是，"他的传记作家写道，"群众所幻想的却是：他们看到自由与美德正坐在烈士身边。"



不论在幽僻的地方，还是在破烂不堪的物件之中，坚持真理或英雄主义的行动似乎可以立即使天空变成它的庙宇，使太阳变成它的香烛。

一个人的思想只要与大自然同样伟大，大自然就会伸出她的臂膀拥抱他。大自然会欣然在他的征途上撒下玫瑰与紫罗兰，并以她的宏伟与优美打扮她的轿子。

智慧寄语

一切自然界的活动都是优美的，一切英雄行为也都合乎人情，并且能使行为发生的地点与旁观者感到光荣。



内心视觉所见

〔古罗马〕普洛丁

内心视觉能见到什么呢?初醒之时，它还不能正视光辉灿烂的东西，所以首先你必须使心灵习惯于去看美的事业，然后去看美的行为，不是各种艺术的创作，而是善良人们的行为，然后去看立德立功者的心灵。

然而怎样才能看到善良心灵的美呢?试转回到你自身去看吧。如果你从自身看不出美来。那么就像雕刻家要创造一座非美不可的雕像那样，他凿之，削之，琢之，磨之，直到雕像上显出美的面貌。同样，你在塑造你自己的雕像时，也应该将多者去之，曲者直之，污者洁之，务使它光辉夺目，不见它放射出神圣的美德光辉，不见这贞洁的化身巍然安坐在纯洁的宝座上，你绝不罢手。



倘若你已经变成这种雕像而且你又看见它。倘若你已经同自己结成纯洁的一体，毫无障碍地达到这种境界，又不曾在你身上沾染纤尘，而你已经浑然化成了那惟一的真光，它的宏伟不可测量，它的形体不可增减，它纯然是无穷无尽的，仿佛大过一切尺度，多过一切量的光辉——倘若你看见自己变成了这种光辉，你就会立刻变成你所见的景象，只要你相信自己，而你虽然身在尘世，其实已经升到上界，无需任何引路人，只要你凝神注视与观照。因为只有这种眼睛，才能观照那伟大的美。

但是如果这眼睛被蒙上罪恶的秽垢，不曾经过洗涤便去观照，或者是软弱无力，不能注视那些强烈的光芒，即使有人把可见的美摆在面前，它还是视而不见。因为必须使视觉主体近似或符合于视觉对象之后才能够观照。如果眼睛还没有变得合乎太阳，它就看不见太阳；如果心灵还没有变得美，它就看不见美。所以，无论任何人，如果有心观照神和美，都应让自己是神圣的和美的。在上升之时，他首先要达到理性，看到在理性里一切理念都是美的，他断定美就在那儿，在理念里。因为一切事物之所以



美，是由于理念。而理念是由理性的本质产生。

在美的后面，我们称之为善的自然，美在善的前面。总而言之，美是在前列。如果将理性认识加以分类，就要区别理性的美和善。美是理念所在的地方，善在美的后面，是美的源泉。否则，如果不是把美放在理性认识里，就得首先将善和美摆在同一列。

智慧隽语

无论任何人，如果有心观照神和美，都应让自己是神圣的和美的。



随　感

〔古希腊〕德谟克利特

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之下所作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

荷马，赋有神圣的天才，曾作成了一批惊人的各种各样的诗。

快乐和不适构成了那“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的标准。

应该做好人或仿效好人。

只有天赋很好的人能够认识并热心追求美的事物。

赞美好事是好的，对坏事加以赞美是骗子和奸诈的行为。

追求美而不亵渎美，这种爱是正当的。

模仿坏人而不愿模仿好人，是很恶劣的。

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就是某种动物的东



西。

永远创造美，是神圣心灵的标志。

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的学生的。从蜘蛛那儿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儿我们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那儿我们学会了唱歌。

一篇美好的言辞并不能抹煞一个坏的行为，而一个好的行为也不能为诽谤所玷污。

如果儿童让自己随心所欲而不去劳动，他们就学不会文学，也学不会音乐，也学不会体育，也学不会那保证道德达到最高峰的礼仪。礼仪其实是由这一切共同产生出来的。

快乐和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

称赞那不应称赞的和斥责那不应斥责的，都很容易，但两者都表示着一种坏的品格。

大的快乐来自于对美的作品的瞻仰。

那些玩偶穿戴和装饰得很华丽，但是，可惜，它们是没有心的。

动物只要求为它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反之，人则要求



超过这个。

不应该追求一切凡庸的快乐，应该只追求高尚的快乐。

身体的有力和美是青年的好处，至于智慧的美则是老年所特有的财产。

智慧隽语

称赞那不应称赞的和斥责那不应斥责的，都很容易，但两者都表示着一种坏的品格。



永生的美

〔黎巴嫩〕纪伯伦

于是一位诗人说："请给我们谈美。"

他回答说：

"你到那里追求美，除了她自己作了你的道路，引导着你之外，你如何能找着她呢？"

除了她作你的言语的编造者之外，你如何能谈论她呢？

冤抑的、受伤的人说："美是仁爱的、柔和的，如同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她自己的光荣中半含着羞涩，在我们中间行走。"

热情的人说："不，美是一种全能的可畏的东西。暴风般，撼摇了上天下地。"

疲乏的、忧苦的人说："美是温柔的微语，在我们心灵中说话。"她的声音传达到我们的寂静中，如同微晕的光，在阴影的恐惧中颤动。"



烦躁的人却说："我们听见她在万山中呼号，与她的呼声俱来的，有兽蹄之声、振翼之音与狮子之吼。"

夜里守城的人说："美要与晨光从东方一同升起。"

在日中的时候，工人和旅客说："我们曾看见她凭倚在落日的窗户上俯视大地。"

在冬日，扫雪的人说："她要和春天一同来临，跳跃到山峰之上。"

在夏日的炎热里，农夫说："我们曾看见她与秋叶一同跳舞，我们也看见她的秀发中有一堆白雪。"

这些都是他们关于美的谈话，

实际上，你却不是在谈她，只是在谈着你那未曾满足的需要。

美不是一种需要，只是一种欢乐。

她不是干渴的口，也不是伸出的空虚的手，

她是火热的心、陶醉的灵魂。

她不是那你能看到的形象，能听到的歌声。

却是你虽闭目时也能看见的形象，虽掩耳时也能听见的歌声。

她不是犁痕下树皮中的液汁，也不是蜷缩在兽爪间的

CHINA

禽鸟。

她是一座永远开花的花园，一群永远飞翔的天使。

阿法利斯的民众啊，在生命揭露圣洁的面纱时候的美，就是生命。但你就是生命，你也是面纱。

美是永生揽镜自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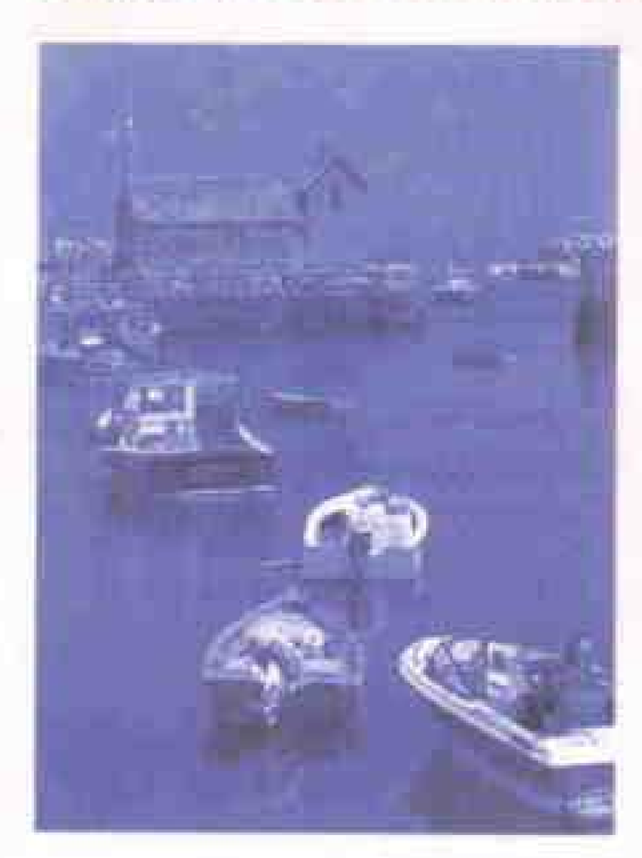
但你就是永生，你也是镜子。

智慧箴语

美不是一种需要，只是一种欢乐。



让成长永无止境



在世纪之交的浮躁里，充斥着功利与喧嚣、矫情与煽情。
人们的视野日益偏狭，只容得下机械的操作、
肉体的逸乐和无谓的争逐。
你，可曾困惑过，可曾探索——
生命的真义何在？
怎样的未来在近处徘徊、在远方等待？
当我们仰视，就会发现那来自高处的智慧之光。
于是，我们有了指引。

传承文化 探索新知



ISBN 7-206-03676-7/B · 124
定价：120.00元（全10册 本册12.00元）